

177  
228  
177

177  
44  
(3)

# 誘惑



17



吳厚齋書板

誘 惑

華 瑞 作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2 8

丸・九・九・九・九・九

此平上段井大街

光華樓可分何

梁家瑞



I 題記

II 誘惑

III 跋

807354

# 題 記

## 題 記

今年六月中，我受了一個朋友的約，預備到北京——不，現在該說北平了——去編一張報紙的副刊。我，在上海的出版界中雖然混了許多年，其實是一點能耐也沒有，而且生性不喜趨附人家，加以懶於奔走，因此要想問當代聞名的著作家們討一點稿子，這就困難了，但沒有了他們，可又撐不起我們的門面來，這事情真使我躊躇了好些時候。後來我不管有沒有效力，胡亂的寫出了幾十封信，問人

家討稿子。有的回信來說沒有工夫，很對不起。有的連回信都沒有。有的回信是敷衍了一陣。有的也附一些稿子，但好像都是應酬性質。只有我的一個幼年的朋友，華瑞，他却附來了一大卷稿子。（便是這一本“誘惑”）但他並不是一個著作家，我是向來曉得的。

因了有這一大卷稿子，我的胆就壯了。七月初旬，我便啓程北上。不料到了北平以後，一看情形並不很好，那報館雖尚掛着籌備的牌子，其實早已沒希望出版的了。我明白這個。於是在那里留連了一個多月，便又回到上海來了。一回上海，我就想着把送稿子給我的幾位朋友的稿子送回給他們，表示了我的感謝和歉意。剩下來瑞這卷文字，因為他已喬遷了，找不到他，便擱在我這裡。沒事做的時候，也曾把牠瀏覽了一下。實在說，我是有一點愛好這一篇文字的。我想找一個機會把牠單印出來。但因



爲找不到瑞，沒有得到他的同意之前，我雖然想吧，總是沒有實行。

我愛好這一篇文字，並不是這篇文章就增高價值之謂。瑞雖然是我的朋友，但他並不想在現代的文章上站足，因此大可以不用我的標榜，——而且即使我標榜了，也能生什麼效力呢？我愛好牠，也並不是牠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之緣故，我是愛好牠本身，牠的情緒緊張的描寫能夠引起我的共鳴的緣故。

誠如作者在給我的信裏所說的：他只想描寫一個熱情的青年。（這封信我現在把牠附印在書後。）這一點我認爲是成功的。但作者太忽略於結構和別的描寫了——我想這是用第一人稱寫的最容易犯的毛病。這一點作者好像自己也曾看到，在給我的信裏也說起過。作者這種坦白的態度我認爲非常妥當的，

湊巧有一天晚上，我從卡爾登看了電影出來，在門口看見一個青年正扶了一個漂亮的女郎登上汽車，那青年的樣子有一點像瑞，我即刻走到他近身一認，果然是瑞，我便招呼了他一聲。

“怎麼，松泉，你幾時回來的？”他笑着但現出一種驚詫的樣子問。

“我回來得才一個星期呢。”

“那邊的情形怎麼樣？還好嗎？”

“也還罷了。不過白去了一趟，所說的報館開不成了。你那一卷稿子我想給你單印出版。你以為怎樣？”

“你還提起那篇稿子嗎？真慚愧！我看還是把牠毀了吧。不然就用你的名字出版，隨便給牠題上一個題目也得。”

“……”我正想再跟他說兩句，他似乎顧到車中的那位高貴的小姐了，便很抱歉似地向我說：“我

現在要送這位小姐回去。過一天我來看你吧。”說着和我握了一握手。車門砰的一關，汽車隨即開了。隨即在我的面前消失了。

過了幾天，他一直沒有來找我。我也無從去找他，便自做主意把牠定了一題目——這便是命名“誘惑”的由來。裏邊除了給牠改正幾個顯然的誤字以外，別的一點都沒有改動。至於書中許多人名，當然全是假的，我也無爲之聲明的必要。又爲了使讀者易於了解作者的真意起見，我把他給我的一封信抄錄在書後，作爲跋文。

在他原來的信中，（便是附在此書後的跋文）說起革命的事情來，這個我想不加批評，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吧。實在說，我有一點不敢談起這個問題：因爲如若說得過於認真一點，便容易有赤化的嫌疑；如若說得輕淡一點，便要被人加上時代落伍者的佳號。這年頭兒做人真是難！最聰明的辦法，還是

讓讀者自己去體會。

這篇題記也許要令讀者覺到乏味，但爲了說明本書的來歷起見，我不能不任受這一個不討好的工作。這一點要請讀者們加以原宥。

又，此書的封面是請葉靈鳳先生畫的。我應當在此代替瑞表示謝意。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松泉。

誘 惑

若說是不愛她，爲甚麼見了她同別個男子只要稍許表示親密一點，或是談話的聲音低了一些兒，我心裏便會火冒，便會有些不自在呢？對於她的丈夫，我倒似乎覺得很坦然的，一點沒有猜忌的意思。卽令她坐在她丈夫的膝上，把她那雙藕般的手臂摟着她丈夫的脖頸，把她那個胭脂塗得殷紅的小口送到她丈夫的長着毛茸茸的鬍鬚的嘴上去，卽令她對她的丈夫表示得再親愛一點，再淫蕩一

點，我都認為這是她對於她丈夫應盡的義務，於我的心中毫不會引起波瀾的。獨有她對於無論那個男子的表情，都似乎很殷勤的，這簡直是她對我的一種示威！我能嗎，我能讓她同別個男子親熱嗎？雖然她是一個有夫之妾，用不着我來管束。然而，唉，她是一個姨太太呢！

若說是她不愛我呢，爲甚麼我每一次到她家中，她必很殷勤的留我吃飯，席間雖常有她的親密的女友，她的一個十五歲的妹妹湘芸，但我用的飯碗與箸子，一定是與她自己的一式，同樣是一只江西細磁的金邊花碗，一雙純銀的纖巧的連理筷；別人都不能享此優待。這不是暗示着我們是一對嗎？而且，她呼剩的半枝烟捲常授給我呼，而我喝剩的半杯茶她也常取去喝，如果這尚不能證明她的愛我，那麼，至少可以證明她是不討厭我了。

但如果要說她一定對於我是表示着她的愛，

那也未必準。譬如我辭別她回家的時候，她常常懇摯的說：何必回去得這樣早呢？你家裏又沒有人等你！我這里地上長刺的嗎，你要這樣急於回去？——這話中是帶着多少耐人尋味的意思呀，當然不由得我不把戴起的帽子脫下，穿了的外套卸去。但當別個男子——她家裏的賓客是很多的——要辭別她回去的時候，她也照例的用對付我的話去對付他。這是多麼令我嘔氣的事呀！她明明是普酒楊枝，一視同仁的了！

說她一定是普酒楊枝，一視同仁，那又未必準。我雖然看不過她對於一切男子表示的親熱態度，但如果她真能普酒楊枝，只要分我一點兒，我也是心滿意足的。然而她不，她並不那樣的幹，她只是把人的心搔癢了，而她只站在旁邊磕着牙兒笑，你要去抓她，她笑着跑了！她真是一個狐狸狐滑的蕩婦！一個星期以前，我在她家中打牌，她坐在我的



下首，洗牌時我常常故意的用我的手去觸她的手，一股熱的電力從她手上傳到我的手上，我覺得神經受到一種強烈的震動，頓然知覺有些模糊了。

她却很自然的，只留意打牌，說：“瑞弟！你的牌打得太兇了，一點兒也沒得吃的。”

我頭腦昏昏的，打了一支三條，說：“你吃罷，靈姐！”

話剛說出口，坐在我對面的二姐，坐在我上首的杏嫂，都睨視着我和靈姐笑了。她對我瞪視了一眼，嚇得我連忙把我沉重的頭低了下來。天呀！她純然是怒恨的瞪視呢，一點兒也沒有笑的意味。想不到爲了一支三條，就遭了她的忿怒——但這也不是三條本身的罪過，而是我油嘴所闖下的禍呀！最不該的是二姐和杏嫂二人的笑，她們一笑就把這事笑壞了！天知道，其實我是一點點的用意也沒有的。誰愛瑣碎的在那打牌上去用心！而且三條也未

必就可以象徵那個她們所想像的所失笑的東西！

杏嫂她笑，猶還可說，因為她是個有丈夫又有了孩子的婦人。二姐她懂得甚麼呢！她連未婚夫都尚沒有呢，她懂得甚麼！恐怕她所懂的程度與我差不多罷了！她不應當笑，而最多也只應當臉紅一下就夠了！總之，闖下了這樣的禍，雖是我的油嘴不好，然而她們二人的笑，也當分負其責，不然，湘靈她是決不會對我發怒的。

這使我難堪而又慚愧，我悔恨，我自怨。但靈姐她這樣的對待我也似乎太說不過去了！直等到打完牌，她不會理我一句。我再留在她家裏真太不知趣了。我惘然的從她家裏走出，我剛走出她的房間，即聽到她們的清脆的笑聲，這笑聲裏我可以辨得出帶着多量的譏刺我侮辱我的成份。唉！湘靈，我從今要試試我的毅力，我再不踏入你的家門了，你就來請我我也不來！還有杏嫂，二姐，唉，你們這些慣

會捉弄人的女人，我讓你們，你們怕也再無從笑我罷？你們這些輕浮的婦人，你們就是要輕薄人要侮辱人要譏笑人，也得要爲人留一個餘地，不能叫人親耳聆到你們的笑聲的呀！你們該讓人離遠了笑才對，那時你們笑個整夜也不干人事！

那天晚上我氣忿忿的從她家中走出，在門口我遇見芸兒，她追來拉着我的手說：“瑞哥，爲甚麼今天回去的這麼早？”我帶着十分酸苦的聲音，笑了一笑，卽擰開她的手走了。我立誓不再到她家中去！我爲甚麼再要踏進她的譏笑之門呢？我雖然同她沾着一點親戚關係，然而她是一個姨太太呀，她的丈夫又是不常回家的，雖然她們都當我弟弟般的，然而瓜田李下之嫌，我不能不避！我爲甚麼再要去自投羅網呢？而且她們慣會迷人的小口同時又是慣會譏刺人的！直到今天我不會到她家中去過。雖然這一個星期我是過着一種惘然的，不安靖的生

活，無聊，寂寞，淒涼，一切的形容詞都不能把我的心理描寫出來。然而我爲要試驗我的毅力，爲要遵守我的誓言，我不能再到她的家裏去！

然而難問題來了！母親因爲昨天鄉下有人送來二對肥鷄，一袋麥粉，叫我送一對鷄給靈姐。我不能告訴母親我立誓不到靈姐家中去的緣故，因此我就不能拒絕母親的命令。終於我推說今天不想出外，差陳媽送去了。我是無論如何不願再去的，祇看我一星期不去她家，她一點也不覺得，不然，她爲甚麼不來問詢呢？我以前的每天到她家中，她全然不放在眼裏，所以現在每天不到她家去，她也就不覺得了。我尙以爲她是有一點愛我的意思呢！我這人多蠢！

陳媽去了一會，電話來了，我去一聽，原來是湘芸打來的：

“喂喂，你是瑞哥嗎？你爲甚麼好久不來了？姐

在動氣呢，爲了你！”

“不，我沒有什麼事。”

“你一定要有事才來嗎？好！今天請你來，姐說有事要同你商量呢！……哈哈！對門的二姐也在這裏。她在罣記你呢。哈哈！”

“不。——但是甚麼事呢，要我來商量？”

“你來罷！反正你來了就可知道的。”

“我——我打算不來了。……陳媽送來的鷄收到嗎？”

“收到了，謝謝你和姑母。姐交給陳媽一封信帶給你，剛離開這裏呢。你就來罷，瑞哥！姐說有甚麼地方對不住你，你耐着，別動氣吧！她什麼都不留心，往往容易得罪人的。”

“不！我會動氣嗎？況且你姐也並不曾待虧我。”

“你是必要來才好。”

“不！我今天答應着去訪一個朋友，我不能來

了。改天再來看你們吧。”

“那麼，幾時？明天？就明天吧？”

“不！——也好，明天再看吧！”

.....

把聽筒掛上了，我不禁心兒別的別的跳個不住。芸兒這小鬼頭她的話就這麼多！將來大了真是一個迷人精！靈姐還不是如此嗎？一對圓圓的黑黑的睫毛長長的眼睛，我猜每一個到她家中去的男子，都是被她那對媚人的眼睛攝去的。獨怪她丈夫爲甚麼不常回家來，而任她在家裏招引許多青年男子呢？

我常想一個做人姨太太的，畢竟有一種姨太太的派頭。但看靈姐她本是好人家的姑娘，一做了姨太太，就完全忘了本分，講的，做的，穿的，吃的，都似乎表示她是一個姨太太的樣子。梳的頭就有什麼寶魚頭，扇子頭，什麼橄欖頭鋼筆頭，我也分不清

楚。上衣一定是大圓角的，短僅齊腰，腰際微露出裏衣的紅豔的花邊來。褲管又大又長，而褲襠却又很小，緊緊的，剛好包住她肥大的兩片屁股。走起路時，她臀部的肉都會跳動。這就會令一個肉感的男子多麼愛煞！

芸兒大了，將來也真是一個了不得的迷人精。她常常把我關在她的小房間裏，要我爲她講一些狐狸精迷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好像特別的使她覺到有興味，這就可以預料她將來也一定要成爲狐狸精了。如果她真做了狐狸精，要迷人時，但願我給她第一個迷倒。她梳着兩分的小辮，臉兒白白圓圓，眼兒賽如一對銀杏，她那姿態真是可愛！可惜她太小了，她能如二姐那麼高就好了，或比二姐稍矮一點兒。她的身裁纖細，不比二姐那麼粗笨，一定有一種娟秀的風度，這種風度是我所愛好的。我願意等芸兒快快的成熟。

最討厭的是二姐。她都種粗眉大眼的樣子，我一見就不喜歡。人家說處女總有一種美點，可是在她身上，我却發見不出什麼美點來，除却我所憎厭她的，——但那是她的不美點呀！倒還是杏嫂可愛，她雖然有了孩子，但年歲比靈姐還輕一歲呢，今年廿三歲，剛大二姐一歲，與同年我。她雖不能如靈姐那麼動人肉感，但她說話時的聲音和姿態，都是十分可愛的。她的聲音軟而脆，她的談吐一個一個字的慢慢地從她的殷紅的小口中吐出，聽了令人會引起一種幽靜的幻想。而且她的說話常有餘音嫋嫋的意味。有一次我正拉着芸兒的肥白的手，替她數指上的紋線，她微笑的指着我說：“瑞弟！哼……”這麼一來，害得芸兒羞了，把手縮了回去，躲避了。而我也臉紅紅地；而她却輕描淡寫地說：“瑞弟，你爲甚麼，偷喝了葡萄酒嗎，臉兒却這樣紅得像關公？”這可愈使我難堪了。



這許多女人我愛那一個呢？除了二姐，可說我個個都愛。但芸兒還天真爛漫是個不懂事的孩子；杏嫂倒好，可是太穩重了，有點兒像可望不可即的光景；靈姐的態度難以捉摸，但看她那天我無心的說了一句玩笑話就不理我了，看來也是無甚希望的。有時候我自己奇怪，我的境遇好像紅樓夢裏賈寶玉長日廝混在裙釵隊中；有時候又自己悲感這是一個全無希望的迷魂陣！這些的念頭，常常使我徬徨無主，使我到了深夜每不能容易地睡去。這都是那些女人害我的呀！

我剛胡亂的想着，陳媽回來了，帶給我一封信，信皮是粉紅色的，很精緻，瘦瘦的歪斜的字跡一看便知是靈姐寫的。想到她那晚上的不理我，真想不看就把牠丟進字籠裏。想到她不知在信裏所說何事，不免想把牠拆開來看。拆開時，裏邊一張湖綠色的布紋信紙上邊寫着：

“瑞弟！這裏有一件好消息將報告你，就等你來！我們開着葡萄酒在等你呢——那是你所愛喝的，而我們都將爲這消息而陪你舉觴！

姐靈。”

這個狡猾的婦人！我知道她不會有甚麼事的，她無非想騙我去，再受她們的訕笑罷了！葡萄酒我在家裏沒有得喝？好消息！她那會有好消息帶給我呢？她帶給我的只有羞辱！只有煩惱！

不去！不去！無論她怎麼樣子騙我，我都不上她的當！我發誓：我再不願意到她家裏去了！不理我也罷，讓她去同別個青年男子勾搭罷！

所謂好消息，唉！……

但是假定那的確是一個好消息，那是甚麼呢，值得她們用葡萄酒陪我舉觴？讓我猜想猜想！……

.....



## 二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情願把我的有希望的前程拋棄了，却來在她的喜怒不測的眼波中偷度這個苦惱憂疑的生活。她的媚眼的誘惑的力量，竟然完全克制了我對於外界別種引誘所起的慾望嗎？我不能相信。但從這一月來，這兩月來，從我跟我們的軍隊開到了上海以來，——從我回到上海以後，第一次與她相見，便爲她的動人的眼波所攝了。這兩月來的我的心理的變化，一切喜怒哀樂，失望與

悲感，快樂與滿足，那一次不是跟了她的眼波而生變化的呢？對於長官的命令，我有時候也會秉着我的倔強的性格，表示不服從；但對於她，對於她的柔媚的眼波呀，我可真有一點沒法反抗了。除了束手聽她的擺佈，我更沒有絲毫的力量來表示我的自由的意志。

革命，爲黨國効力，爲被壓迫階級喊出反抗的呼聲……一切青年應有的革命的情緒，在這時的我，幾乎完全消失了。在兩個月以前，我尚還背着皮帶子，足上綁着皮裹腿，在軍隊裏從事革命工作——無論我的工作結果怎麼樣，最低限度我尚不失爲一個富有革命性的青年。但現在的我則如何呢？把革命的工作全盤拋了，——雖然這不盡是因爲她的媚眼的緣故，——賦閒家居，每天過着暇逸的生活，陶醉在美色之中。在或一意義上，這也許是一種幸福吧？但無論如何，我已把我的可貴的向

上的進取的心理失去了。我現在的生活是頹廢，頹廢，頹廢，一百個頹廢。

我的勇敢的純潔的靈魂，已玷上了不可洗濯的污穢了！

二年以前，我的生氣勃勃的精神是怎樣呢？憑着我的勇氣瞞住了一切朋友，騙過了慈愛的父母，一個人逕自溜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我不願我的孱弱的身軀將受怎樣的一種磨難，一切的困厄和苦難都不能消磨我的勇氣，終於我得在革命的軍隊中服役了。我欣喜，我奮發，我狂喊。在一切為苦難束縛着的民衆未曾解放之前，我不敢自己一人暇逸。雖然我不是一個有力的解放者，但我相信我們大家能秉着這一種無畏的不懈的精神，我們的被束縛着的民衆之解放，在不遠的將來是定可實現的。在緊漲的革命的空氣中，至少我是緊跟在人家的背後，不曾落後了一步。

北伐的戰事異常順利，在半年中克復了武漢南昌，不到一年，把滬寧也底定了。我便跟着東路軍到了上海。這不能算是衣錦榮歸，至少也得稱爲凱旋還鄉，我在無限的欣喜中，在老父老母的苦思渴望中，像小鳥歸巢般地我回到了家裏。相見更無言語，年老的母親把眼淚表示了她的歡迎。一家的喜悅慰安，都在無言的悲戚中充分地表見了出來。

接着便是磨難來了。親戚們聽得我從軍回來，都紛紛設着酒席替我洗塵。在某一晚上，我便遇見了她——湘靈，我的堂姨表姊。僅僅是她的曼妙的眼睛的一瞬，啊，從那一次以後，我便墮入她爲我設着的陷阱了。

十年以前的一個初春，她那時尚是一個垂髻的女孩子，隨着她的母親從鄉下到上海來，一時因爲找不到相當的住房，就暫時寄居在我們家裏。她的嬌小的臉上的兩個酒窩，在我第一次看見她時，

便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她的蘋果紅的雙頰，每引起我的童年的幻想來。

“雖然靈姑比我們瑞兒大一歲，他們倆可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母親看見我們倆在一處玩的時候，總時常喜歡把這句話笑着對靈的母親說。

這時候，我們雖不知“一對”的意義是什麼，但從母親的笑容上看出了給與我們的一種強烈的暗示，我們便都無言地垂着頭，抱着充分的羞慚的心理各自走開了。

光陰不知覺地一年年過去，靈從我們的家裏搬走後，便不常到我們家來，同時我也因到外邊學校裏去唸書，我們彼此間都漸漸生疎起來，漸至於淡然的忘懷了。誰也不能得到別一個的消息。而且這也打不起彼此間的熱烈的情緒。童年的樂事，有時也偶而想到，不過引起一種空漠的感覺而已。

這幾年來一晌沒有見過，不料我從軍了兩年，



今年回來，第一次看見她，見她容光煥發華豔絕代，一種雅容華貴而又靚麗輕倩的態度使我見了幾疑爲并非十年前質樸天真的湘靈了。她那種大方的樣子，與十年前垂着頭的怕羞的態度相差多少呢！她的突然的轉變，使我悄然的感覺着我這十年來的沒進步，沒改變，想到了這，我真有些慚愧了。

——也許她看見了我，心中也在想着我是已與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吧？然而這十年來究竟有什麼地方改進了？除了年紀一年年的長大，可不仍還是一個沒長進的東西！

反過來看她：她不但長得越發美麗，她的一切舉止言動，也都出跳得風流瀟灑。從了兩年軍的我，沿路所看見的盡是些蓬頭垢面的村姑老婦，一回到上海，就看見這樣的天仙化人，怎不要令我顛倒於她的美色之中呢？

聽母親說，才知道她已於去年嫁了一個中年

的富翁。她的丈夫——那個中年的富翁，不知道是營些什麼事業，所可知的他的妻不止湘靈一個，而且他本身不常在上海。說得不好聽一點，她已做了人家的小老婆！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她已把她的清白的身體賣給人家蹂躪了！至於她爲甚麼情願去做人家的姨太太，那個誰都不很仔細，雖則別人對於這件事猜測的意見很多。大概總免不了她的母親的關係吧？我這樣想。

起初我聽母親這樣說的時候，也曾感到一個小小的震撼。一個具有純潔的靈魂的女子，她怎麼甘心自墮於污泥呢？縱然這是她的母親的願望，但這個不可自濯的污點將使她怎樣的悲戚呀！然而不，我幾次的細心觀察靈姐，她却一點兒都沒有“自傷薄命”的樣子，反而很活潑，高興，驕矜，隨時隨地都顯示出她的足以傲人的奢華的生活來。

我不由得不驚奇了，而且深深地嘆息。這樣的

一個女子，一個聰明容秀，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她竟會以做人的婢妾爲榮！這是種什麼心理呢？我不信女子的虛榮心理，會歧邪到這個地步。

一次，二次，三次……我到她的家裏去玩。起初是答應她的邀請，其後是我感覺到她家裏好似有什麼牽引我的，一天不去，心中就“忽忽若有所失”了。漸漸的，我對她的奇怪的家庭，發生了一種興趣——但這興趣後來便種了煩惱的根。

她的家庭真可說是一個奇怪的家庭。就她的家庭的組織看來，簡單是可算很簡單的了；她自己，她的妹妹芸兒，一個老媽子和一個使女，一共祇有四個人。第一件使我覺到奇怪的，是不常看見她的丈夫——她們家庭中的主人。我接續着到她的家裏去差不多有兩個月了，但我記得很清楚的，祇看見過他兩次。他是一個具有和善的面孔，嘴上長着一撮鬍鬚，年紀約摸四五十歲，常帶着一種馬虎的

不在意的態度對付人家。當第一次湘靈把我介紹給他的時候，他滿不在乎的祇點着頭對我笑了笑，也很客氣地請我隨便坐下，此外並不再添說一句別的話，自願他走進了房間，接着靈也便跟了進去。不到一刻的工夫，他們倆都出來了，他整了整衣冠，向我點了點頭，便往門外走去，帶着一種把人家當做小孩樣看待的態度。這個奇怪的主人，我見他兩次，兩次都是匆匆的來了，而又匆匆的去了。我不懂他組織這個家庭的目的，是否為在他的匆匆來去的暫時的駐足之所？這兩個月來，他祇到了她家裏兩次，這兩次也就是我所看見的。我可以相信靈的話：這兩個月裏他沒有來過第三次，兩次中也不曾有一次留下。

——啊，你這個放棄職守的奇怪的主人，你家裏藏着無價的寶藏，怎不要惹人的覬覦呢？想着這個，我覺到有一點好笑了。

第二件事情使我奇怪的，便是她家中的賓客太多了，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每次去，總可以看見幾個。那些賓客中，青年的女子，那當然是她的姊妹伴侶了。但青年的男子也很不少，大抵是那些女客們的情人。這個奇怪的家庭，這個奇怪的女主人公，真有些像法國小說中什麼爵夫人的好客的樣子了。可惜她的家裏的地方不很寬敞，否則常時舉行一個跳舞會，倒是不愁沒有一對對的舞伴的。

照她的家庭的規模和她的浪費看來，每月份的支出恐怕總要在五百元以上。當然有了幾個姨太太的她的丈夫，決不會是沒有錢的。但他是做什麼事情的呢？爲什麼娶了她，而不常到她的家裏來呢？

對於這一個疑問，我常常在我的心中設想着種種的解答，但總找不到一個圓滿的解說。後來從別方面我才探聽出來，原來她的丈夫，那個嘴上長

着一撮鬍鬚的奇怪的主人，是操着一種秘密的賣買，他自己常來往於天津香港漢口上海之間。所以不常在上海。聽說這一種賣買非但違法，而且也很危險，但獲利却非常豐富。至於他們賣買些什麼？從什麼地方來的？到什麼地方去？怎麼樣做這種賣買？這却無從探聽了。所可知的，他們賣買的貨品是一種違禁品。

杏嫂，那個沈靜的，俏皮的，有着一個孩子的婦人，她也曾惹起我的無謂的疑慮。爲什麼她幾乎每天在湘靈的家中，雖至深更午夜，也不想着回去呢？雖然她的住家與湘靈的很近，但她的丈夫肯任憑她每天一個人出外的嗎？……這疑慮，和從各方面探聽得來的事實相印證後，我也便把牠打消了。原來杏嫂的丈夫也是營着秘密的賣買，所以也是不常在上海，不過他是幫着湘靈的丈夫做着夥計而已。

這樣一個奇怪的家庭，我終於明瞭了。同時我也明白了淑靈的所以那樣的揮霍，那樣的驕矜的緣故。

### 三

天呀！怎麼會發生這種難以回答的事情呢？這不是一個好的消息，這不是值得用葡萄酒來慶賀的消息，而反是我受了靈姐的更大的侮辱呢！這可見她的全無心肝，把我只像小孩子般玩弄着罷了。

事情也正巧，今天午後我出去，在電車上遇見二姐，她問我爲甚麼有好幾天不去靈姐那里玩了？她說她正想回家去呢，而且一定邀我伴她回去，順便好去靈的家中。這使我難以回答而又難以回絕。



我有時發起威來雖也凜厲可畏，但要我當了一個女子的面而回絕她的要求，我沒有這樣的勇氣，這在我有生以來恐怕尚沒有做過這種事情呢。我雖立誓今後不再到靈的家中，但據二姐的傳說，她們是常常的談起我的，掛念我的，而且，二姐這樣的說：

“一個驕矜的女子，她負了氣是決不會先向她的對方低眉的：不然，則那個女子便流於瑣屑了！”

二姐的話，明明是暗示我：靈頗有些懊悔的意思，只不便向我負罪罷了。在我似乎也不便操之過甚，隨便甚麼事做過頭了總是沒有意思的，我還不趁了二姐邀請的機會一同再去溫柔鄉——我真要把她家中稱為溫柔鄉呢——那也太獸了！倘若二姐的話靠不住，靈並沒有真把我放在眼中時，我不能一到即走嗎？最好是從她家中走出，轉到二姐家去。這將使她難堪。這是一個多好的報復的方法呀！

——二姐！我雖不愛你，我也不得不權把你充作我的情人，我來纏就你，請你做一回傀儡了。我爲報復起見也不能顧一切了。如果我這個假意的殷勤足以使你感到些微的安慰，那也足以報償你垂愛於我的一點恩惠了吧。

我即刻裝作十分親愛的樣子，笑着對二姐說：“我看別到靈姐家去了吧！我就送到你家，倘使可以，就在你房中坐一會兒也得。”說着我裝作潑灑欲滴的形狀候她的回答。

果然，她佯羞着瞅了我一眼，笑着點點頭。我知道我的溫柔話對於她是發生了何等的效力了。我輕輕的觸着她的手臂，她并不縮回去，反而臉紅紅地向着我一笑。……唉！這一笑！假若我不是素來厭惡她時，我將要稱她這一笑是含有多少的誘惑的魅力啊！

在將到二姐家中的途上，二姐忽如有所得的

向我說：“瑞弟！我看還是先到靈姐那裏去罷。你如喜歡，等一會兒也可以到我家裏去坐坐。我們同靈姐剛好是對門的隣居，倘給她得知你先到我家來，那是很難爲情的。”

“那有什麼難爲情呢？”

二姐臉紅了，只輕輕的笑着回說：“是嗎？”又向我瞟了一眼。

其實呢：說句良心話，二姐也並不生得怎樣的惹人嫌惡的醜，臉龐雖不俊俏，傅上了脂粉也還可以過得去，身裁除了腰圍稍覺粗一點兒之外，大體的姿態可說是很有風韻的。你若在她婀娜而行的時候，從後面去看她走路的姿勢，是很可以值得贊美的。不過她的臉龐生得平庸，顏面筋缺少表情的動作，不能引起人熱烈的慾念而已。若是品第起來，可列她爲中品。我之所以厭惡她，那也許是我的成見如此：因爲她太歡喜做作，譬如笑罷，她一定要用

手帕掩着嘴吧：批評一件東西不好罷，她一定把手搖着，一面還要披嘴脣：而穿的衣服，不是黃的，便是綠的，我見了覺得乾燥煩悶，缺少平靜和悅的感覺。而且，我見了靈姐的風騷，杏嫂的溫嫻，芸妹的活潑，一比較之下，愈顯得二姐的矯揉造作，不但不覺到可愛，反而激起我厭惡的感情來。

然而人生的遇合全憑機緣的湊巧，不能以一人的情感而定的。譬如我愛靈姐，我愛杏嫂，而靈姐杏嫂偏不能爲我專愛；我不愛二姐，我甚至恨二姐，而二姐今天偏會與我遇見，偏要與我同行。在不知者看來以爲我和二姐是愛好的一對，在二姐的心裏也許有這種感覺。而在我呢，則有如囚犯般的心裏只在惱恨着，又生怕在路上爲人看見。我巴不得早一點走到靈姐家裏，雖然我已立志不去而且心裏也有點畏葸：假定說靈姐見了我，問爲什麼好幾天不見，我將怎樣的回答呢？

將近靈姐的家門，我忽然躊躇起來，我怕她們會集矢於我而加以嘲諷，——怎麼你立誓不來，我又沒有請你，你却忘了誓言又到這裏來呢？……這是如何的難堪呀！雖然她們不知道我會立誓不來，但她們加我的譏刺將是不可避免的，我為什麼要送上門去受她們的譏諷呢？不由得我把脚步遲緩了，我胆怯地對二姐說：

“你一個人進去吧，我不想到靈姐家去了。”

“你又不是第一次去！到也到了，你又為什麼不去？……去！去！我們一同進去。難道你不願意和我一同進去嗎？”二姐說着，對我投了一瞥懷疑的眼光。

這又使我為難了。我本何曾願意同二姐去來。我只是敷衍着她罷了，誰知她以為我是她的戰勝品了，那完全是她的癡心！我之不願去靈姐家，倒不是為了不願意和她一同進去，乃是為的我有些胆

怯啊！

可是終於到了靈姐家裏，而且走進了她的裝飾華麗的閨房。

湘靈，杏嫂，和芸兒都在，還有鄰家的一位老婆婆，一位面熟而不相識的少婦——想來總是她們的鄰居，還有……當我在前邊二姐在後邊走進湘靈的閨房時，我但覺得房中有無數對驚奇的眼光在向我和二姐身上注視，接着便是一陣哄然似乎表示歡迎而又帶有懷疑性質的笑聲。眼花撩亂，我辨不出在房裏有多少人，我也辨不出那幾個人在笑我們，那幾個人在張着嘴似乎要把我們吞下去的樣子。

“什麼風把你吹來的？難得難得，請坐請坐，”靈姐第一句話聽了便使我不高興，我懊悔我是不該違反了誓言再達到這狐窠裏來了。

“你們倆是約好了來的嗎？”杏嫂笑着對二姐

說。

“不，不，……”二姐急忙回答，但話說得太急了，反而不能很清楚地說出來，只徒自急得面紅耳赤地；“不，我們是——”

話不會說完，湘靈便打斷她的話，對杏嫂說：“可是嗎？我早就說過……”旋又止住二姐道：“你不用說了，我們早就知道……”

“你們不要冤枉人呀！我同瑞弟是在電車中遇見的，我強拉他來的，我說靈姐們都在要你去呢；他起初不肯來，後來拗不過才一同來了。”二姐似乎分辯，又似乎表功，一連串的說着。

“我們早就說過，瑞弟是非你去請請不到的。……瑞弟，我的話對嗎？”靈姐說着，對我一笑，從她的笑容裏，我看出是含有另一種不可名狀的意思。這暗示我，我心裏同時有惱恨和復了仇似的爽快的兩種感覺在交戰着。

我默然的坐下在溫軟的沙發上，低着頭；但我知道這時在房中的幾位太太奶奶小姐們的眼睛，差不多都射在我的身上，我可以斷言是如此。這眼光是表示猜疑，驚奇，愠意……一切我都知道。我胆怯了，不敢還她們一眼，有如鄉下人初次去見貴客一般。

二姐呢，似乎臉紅紅的覺到難為情了，她忙忙的分辯後，也沒有坐下，接着便告辭出去，說今天出去了一天，尚沒有回家，恐怕遭她的母親的責罵，所以便匆匆的回去了。

“等一會就來！”當二姐出去時，湘靈對她說，帶着吩咐的口氣。

這時候，她們繼續談她們的修道的故事：某處的菩薩怎麼有靈，某處的廟宇怎麼宏大，金裝的羅漢五百尊……

“我們真得要好好的修行呢！今生的苦難是無



處出頭了，還是修修來世罷！”靈嘆息的說；“你是不信的，請不要笑！”說時她見我對她望着，便又對我說。

“像你這樣的人，有吃有着，又有錢用，還有什麼苦難可言！像我們這樣的人生才叫受罪呢！”那位年近古稀的老婆婆嘴一瀟一瀟地說了；“老來苦，真難數！你們青年人不知道！你們不修來世，就是修修今生也是好的。”

“好婆！幾時觀音誕日？你如去，請帶我一同去罷。我也想去燒一個香。”杏嫂很正經的對那老婆婆說。

“二月十九快到了。到了那天我來叫你們一同去罷。”

在她們談話的時候，好像完全沒有我這麼一個人在旁邊一樣，一點也不睬理我，連一瞥的眼光也不會閃射到我身上。靈姐的像煞有介事的正經

的樣子，我猜是在故意的裝給我。在這種情勢之下，自然咧，我是不願參加她們的談話，我只想着等她們談話一斷，便立刻起身告辭。這樣悶人的地方，我是不願再被拘留了。但又苦於沒有機會，或者雖有機會，而我却不敢把告別的話說出口來。

我昏昏沈沈的想：等她們談話終止，那位老婆婆要回去的時候，我也立起身來告辭，最好是不別而行，一溜烟就跑了。這將使湘靈覺得，她的冷淡我不理我是得到了何等的反响。否則當我要走時她們也許強留我，我也可以勉強的再在她的閨室之內盤桓片時，但只是不聲不響，即使她發了千百問句來問我，我也是還她一個不理。她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我難道不能“用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嗎？

——無論如何，她是不能這樣冷淡我的。她要這樣，就應得受我更冷酷的報復！我這樣想：

——而且……她這算是什麼呢？她並不會受

我呀，她所表現出的這種行爲，完全是不切身份的，如果她是真心的愛我時，則加於我再重一點的責罰，更冷酷一點的待遇，我也將甘願任受之而無怨！可是她並不曾有絲毫表示愛我的地方呀！

我在這樣的想着，心中只希望那位老婆婆起身告辭。然而不，那位婆婆却並不曾把身子移動一下，她們依舊在囉囉嗦嗦地繼續着一些附會而可笑的談話。我幾次想立起身來走，苦於找不到一個得當的機會，也許是我太胆怯了。我想走，但我又無從開口，不別而行在勢又是不可可能的。無聊，氣悶，我只能頹然的靠在沙發上，不作聲响。

壁鐘响了五下之後，似乎過不多時便又响了六下。窗外的黑暗把強烈的電燈越襯出光亮來。老媽子進來把桌子抹拭了乾淨，接着便端上幾式碗菜，般紅色的珊瑚的筷子一副副地整齊的排列在桌子的四圍邊上。是的，這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於

是靈便招呼各人坐下：自杏嫂，老婆婆，那個不認識的婦人，芸妹，最後她叫我：“瑞弟，你來坐在這邊吧！”說時把她爲我指定的座椅拂拭了一下。

爲她這一種殷勤的盛情，我又有一點感然了。但一想到這是一個不可再得的機會，於是我便立了起來，走到衣架邊，把我的帽子拿在手中，肅然地說：“我要去了！”

這給與她以一個突然的打擊，她立即現着驚愕的臉色說：“爲什麼？你要去也得吃了飯去呀！”

“不！我不要吃飯！”我堅決地說。

“嘻嘻！爲什麼？有什麼地方得罪你了？我們的飯裏有毒藥嗎？”靈似乎氣惱了，臉色鐵青地，說：“我不讓你去！你今天一定要吃了飯才可以去！”

——你有什麼權力可以不讓我去呢？你可以由你的意思冷待我，我也可以由我的意思不吃你的飯！這樣想着，我便故意裝得幽閑地，搖搖頭，說：

“飯，我是不要吃。我的肚子也不餓。”

“你就是不吃飯，也不能就去！”

“我一定要去！”

“爲什麼？”

“沒有什麼！”

話說僵了，兩下的態度都各走到極端。遲疑了一會，靈便憤然地說：“好好！你去！你去！”說着她自願坐了下去吃飯。在無聲的氣惱中，我走了。除了靈，她們似乎都用了一種驚訝的眼光在向我送行。

走出了她家的大門，我立刻像覺到輕鬆了，似乎已對她復了仇。但一轉念，我又覺到我的態度太過火了。她已那樣殷勤的爲我拂拭座椅，即令她有冷待我的地方，我也應當加以原諒，我何能拒絕過甚！一個女子究竟是一個女子，我怎麼可以過分的傷她的心呢？我有一點自悔了。再一轉念，想到了她剛才冷落我輕蔑我譏笑我的時候，我覺到我這個

復仇的方法還嫌太軟弱，我還應當再強烈一點的窘迫她，一直到她流出淚來。這樣一個把男子玩弄的狡猾的婦人，我是應當用一種更強的手段來施以報復的！

這兩種矛盾的心理，在我的心中交戰着，使我全個晚上不能安然入眠。



#### 四

第二天晚上，我正一個人冷清清地和衣靠在床上，想看書又沒有興味，想去看電影沒有伴侶可又太寂寞，正無聊的時候，忽然聽得樓下來了一個客人，接着便是一陣熟稔的刺人的嬌軟的聲音飛上樓來。啊，這是湘靈的聲音！她怎麼今天會到我家裏來呢？我心中有一點蕩然了。

聽着她同母親們寒暄，講些家常話，語聲有時候高，有時候低，模模糊糊地聽不出她們在說些什



麼。接着又是一陣哄然的笑聲，似乎把樓上的床榻都震動了。我有一點疑惑：不要她是把我昨天的事情來告訴母親嗎？這低音的講話，這高音的失笑，不是在把我做着她們談笑的中心嗎？禁不住的羞憤，使我的心胸忿激着。

在往日，我只要一聽得靈姐到了我家裏，我便會很快的走下樓去歡迎她，陪同母親們一起談笑。這一天，我可有一點躊躇了。雖然昨夜的餘怒未息，心裏有一點恨她，但剛聽到她的聲音的時候，不禁要猜想她的來意：她不是來安慰我的嗎？她這一種熱情，使我全身都感動了，最好是即刻下樓去，再接受她的明眸的青睞。及至一聽到她的笑聲，我不能不疑惑她這是表示多量的譏笑我的意思。她是在把我當成傻瓜看待！我再要見她，不過自取其辱而已！對於她，我當採用更冷酷的報復！先前雖想下樓去見她，但到這時候，却又有一點遲疑了。

——倘若她能上樓來則頂好啦，母親自然會告訴她我是在樓上的。如果她上樓來，則她昨天加於我的冷落我一定要加倍的對待她。我不睬理她。這是我的自由！等於她不睬理我，也隨她的高興一樣。

——再不是，我用力的捧住她的頭，連連的Kiss，把她光可鑑人的頭髮弄得蓬散，把她勻貼潔淨的衣服弄污弄皺，我要強暴的加與她以重大的侮辱！一個男兒他不能使一個女子屈服，這是男兒的羞恥！一個男兒他決不能任受一個婦人的玩弄！

我的心中充滿着熱憤了。

忽然隱隱的聽得似乎母親在說：“…在樓上…”接着便是一陣椅子移動的聲音，雜踏的脚步聲音。

——不要是她上樓來看我了吧？究竟她待我的一舉一動，不能否認她是的確有意思於我的。但

看我昨天拒絕了她，她今天便跑來溫存我。她的深情是多麼可感！唉，我是錯怪她了！我是錯怪她了！一切的過咎我都將跪在她的面前自承，我要乞求她的憐愛。

等了一會兒，靈姐，母親，一個都沒有上來。這不禁使我有一點驚異了。傾耳仔細的聽一聽，樓下已沒了聲音，靜靜地。

——不要是她已去了吧？唉！你這個忍心的蕩婦！你連上樓來溫存我一會都不肯嗎！你兩條淫賤的腿，不肯爲我跑上樓來嗎！你明知我在樓上，却又忍心的走了！你這個狠心的蕩婦！我一定要想法子報這個仇！

——不要是母親沒有告訴她說是我在樓上吧？也許是她不會問，所以母親忘了告訴她了？想來母親決不會不告訴她的。母親也知道我時常的到她家裏去玩，而且她待我十分親熱的情形母親

也是乖覺的。她到我家裏來，除了真想同我會談之外，怕不見得會有旁的事情。母親雖然老了，但少年的這一點私情，她也還是在行的，不至於太煞風景吧？

——母親已告訴她我是在樓上，這是可以斷言的了。但她又爲什麼不上樓來呢？在理她是應當而且心急地上樓來的。如果她曉得了而故意不上來，那她真太狠心了！

這時我完全爲矛盾的心理自擾了。我不能斷言靈姐是否心中愛我，我也沒有勇氣去探問她的究竟。她偶然的待我殷勤，我便以爲她是在愛我；她偶然的冷落我，便以爲對我毫無意思。她的一切的舉動言行，都引起了我的疑慮不決的猜思。我爲這個苦悶，驚擾，惶惑，耀亂了不知多少時候。看來除非絕迹不到她家裏去，完全把她忘掉，方能免除這個長久的苦悶和驚擾。絕迹不到她的家裏去，這也

許能夠辦到；但要完全把她忘掉，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呀！真實的講，她的一對圓圓的黑黑的眼睛實在太動人了，只要她對我注視一下，便似乎有無上的威權加在我的身上，我不能反抗，我只能屈服了，在一分鐘之前十分恨她的，經她的明眸的一瞬，便會變成一百分的愛她。我沒有毅力逃出她的視線，我只好忍受一切她所賜示我的苦悶和驚擾。

然而這些苦悶和驚擾，都是徒然的。當我尚沈浸在懷疑和仇恨的思慮的時候，靈姐，因了母親的陪伴，悄然的上樓來了，而且走進了我的臥室。富麗，燦爛，一種異樣的光耀使這小小的臥室頓時點綴得十分絢爛起來。不自覺的使我把頃刻間的仇恨全盤拋了，但又似乎已爲她察覺一般，臉上現出了幾分忸怩的形色，我從床上立起歡迎她了。

“你倒好的，一個人睡着！”悄聲的對我說了一句，她便又讓母親一同坐下。

“怎麼你一個人在家裏倒坐得住，不氣悶嗎？”

母親笑了一笑，說：“他向來是這樣的脾氣，一天到晚不出門，躲在房裏。人家說千金小姐不出門，他這才是千金小倌人呢。”

我頹然的笑了。

“你們在樓上談一會兒吧。我還要到樓下去照顧門戶。”說着，母親走了。

這小小的臥室中，只剩了我和靈姐兩人。因了母親的走，我們一時都寂然了。我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問她。我心中只想着在我面前的是這樣的一個窈窕嫵媚風流的婦人，但雖然近在眼前，可是却不能唾手而得，我將用什麼法子才能把她摟抱在我的懷中呢？這時候，我已經一絲都沒有恨她的心腸，真實的講，我是在癡心的愛她，我真想把她一口吞下肚子呢。

她今天穿的是一件印花印度綢的夾旗袍，彩

色的，奪目的美麗，加以她的苗條的身裁，越發顯出一種玉立亭亭的可愛的樣子來。時式的旗袍短短的剛覆住膝頭，下邊兩條小腿全露出了，穿上肉色的絲襪，顯露出多量的肉的意味來。頭髮雖然並不截去，但自有一種尊嚴的貴婦人的態度流露着。雖然我的心裏是一向愛好她的，但她今天的妝束，却益發引起我的不可抑止的慾望了。

靜默了幾分鐘，她首先打破這岑寂，問我：“你坐在家裏不氣悶嗎？怎不到外面去走走？”

“沒有地方可去呀！氣悶也只好耐着。”我慘然的笑了一笑。

“怎麼不到我家裏來呢？我以為你今天一定要來的，誰知等了許久時候你不來！”

本來已全盤忘了仇恨的我，給她這麼一提，我復惹起憤懣之火了。

——啊啊，你這個蕩婦！你以為我昨天受了你

的侮辱，不夠，今天還要來受你的侮辱嗎？我雖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稚子，但我勇氣也還是有的，我不能復這個仇，至少我也要永遠把這個恥辱記住！你以為我是這樣一個容易屈服的男子嗎？你這個蕩婦！

我不作聲，但全盤的憤怒都已在我的臉上呈露了出來。

她似乎把我心中所忖着的全都察透了，即刻走到床邊來，坐在我的旁邊，輕柔的，用她潔白的溫軟的手拍拍我的肩頭，小聲地說：“好孩子，你不要同我鬥氣了吧！你不要胡思亂想地，就得了。今天我本來想等你一同去看電影的，好在夜場的時間還來得及，去吧，我們一同去吧，瑞弟。”說着，她又不避嫌疑地把我的手臂挽住，拖我立起來。

我頓時全身心都震顫了。這個柔情的玫瑰的氣息，我沈醉了，麻木了，我無力抵抗她的綽軟的手



臂。她的一直刺到我的心底的話，使我深深的感動了，基於自慚和自悔的心理，我禁不住地湧出了幾顆淚珠。她即刻用了潔白的絲巾輕輕的替我在臉上搽拭，這似乎也在她的意料中的樣子，她並不以我突然的流淚為驚奇，反而溫婉地安慰我說：

“好孩子，快不要哭，你再哭真要把我的心刺痛了！而且這算什麼意思呢？”

叫我快不要哭，我却嗚咽得格外厲害了。她把我的頭勾住，不住的用手絹替我拭淚，輕輕地推我的肩臂，說：“快不要哭，給母親聽見了更不好意思。”顯然的，她為我的哭泣十分焦炙了。

我知道，我在她的面前，已成了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她是個撫我愛我的母親。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我甯可受她的酸詞的拒絕，却禁不住受她的溫情的撫慰。她不用慧劍，却用染情之絲來把我纏住，雖然明知將來是沒有結果的，但我却不能抵抗了。一

切的勇敢，一切的力，全部都消失了，我不能不俯伏在她的面前，一任她的擺佈。

“我在恨你呢！”我嗚咽地說。

“一切我都曉得的，好孩子，你別哭了，你以後少胡思亂想些，就不會恨我了。”她輕輕地拍我，笑着；“你的孩子氣真太重了！以後當放得剛強一點，看你人倒長得不小了，却還是小孩子脾氣。你可看見誰家的男人他在一個女人的面前哭泣的？我們女人都不輕易的哭呢！乖乖，快別再同我嘔氣吧！”

經她這樣乖乖乖乖的叫着，我羞慚的不敢哭了；但雖然是羞慚吧，心中却感到十分的安慰和滿足。我無言地把她的手緊緊握住，一股熱的力從她柔膩的手掌傳到我的。我不自禁地靠在她懷裏。肉的氣息夾雜着芝蘭，檀粉，香水精的香味直撲進我的鼻孔。她緩緩地用她另一支手輕輕地撫我的頭髮，臉龐，純然是一個慈母撫愛她的孩子一般。

“好了。時間快要過了。我們到卡爾登去看電影吧。”說着她看一看腕表；“已經九點鐘了，趕快去還來得及。”說時把我扶了起來。

“什麼電影，我不要看！”我正貪戀她的溫慰，便依在她的身上，撒嬌般的，對看電影老實表示了拒絕。

“你不要看電影，要什麼？——今天的電影人面桃花，一定很不差的，也許又要引出你的眼淚呢。不妨去看一看。”

——要什麼！我想要你的一個櫻桃小口和我作一個甜蜜的長吻！——心裏雖這樣想着，但不敢說。我只用了卑怯的眼光對她望着，見她一對銳利的但又是嬌媚的眸子也正在向我注視，不禁又使我低下了頭。

身子緊靠着她，一股醉人的肉的氣息使我全身都顫動得忍受不住了。肘臂又無意的觸着了她

隱聳的乳部，那豐滿的，柔軟的乳部。正是初夏的季節，單薄的綢衣傳過了陰陽的電流。她似乎也有一點醉蕩了，漾着惺忪的眸子，醉了般地微笑。我不能自持了，突然地抱住了她的纖腰。即刻她送過了胭脂般紅的櫻脣，我瘋狂般地把她吻着，吻着，吮吸着。我撫摸她的肥大的臀部，撫摸她的乳尖。她蕩然的聳動了，嚶聲的微笑，低喃，一種嬌媚的哼聲把我的全身的骨節都酥懈了。我粗暴地解開她旗袍的鈕扣，伸手進去在她熱烘烘的禱襠之中亂探。她把兩條大腿緊緊地夾着，一面用力把我伸進去的手拖了出來。如雨後的花朵在風中顫抖般的，她捉住了我的兩支手，嫣然地嬌嗔說：“不要我給了你一點顏色更這麼不規矩！”於是鬆了手，整理她的衣服；又走到穿衣鏡前去照看她的頭髮有散亂沒有。

一個夢一般的喜劇過去了。我開始驚訝我自己的暴力和勇敢，不知是從什麼地方生長來的。向

來見了女人連一句稍有意思的話都不敢說的，今天居然能捧了一個女人的頭而接吻，而且撫摸她，強暴的解開她的衣服，伸手到她的褲襠裏去，雖在我自己，亦不能不認為這是一件奇事了。也許這是一時神經的興奮吧，但經了這一次興奮，却增加了我不少的經驗和勇敢，我從此不再是一個女性的征服者了。

看她把頭髮掠好，把衣服整好，我又摟住了她接了一個吻。從她的殷紅的櫻唇上，傳過了一陣酸癢麻醉的感覺，我重復動蕩了。

“我的親親！別貪戀這個吧！我還有話要同你說，我們一同到卡爾登去吧，”她似乎哄我，又似乎撫慰我。

“我歡喜你，我歡喜在你的臉上接吻，你讓得多擁抱一忽吧！”我說出了從來不敢說的話。

“好親親！你要什麼都可以，只要你向我說。但

也不要心急。在這裏很不方便，我們去吧。等一會母親上來看見了，反弄得沒趣。”

這顯然是一種經驗之談，我當即承認了。在她的臉上又吻了一次之後，即刻我便鬆了手。匆匆的換了衣服，便陪同她下樓。在母親前告辭了一聲，我們便走出了門口。



## 五

十分鐘後，我與靈姐已緊靠着，並坐在卡爾登戲院的包廂裏。戲已經開映了，在暗中，我們熱烈的握着手。似乎進了一個初次經歷的醉人的仙宮，我陶然地，一顆心禁不住地跳蕩了。

在脈脈無言的醉人的溫慰中，我無心地觀賞那幕影片。然而為那動人的情節所吸引，我終於停止了我們的甜蜜的低語，感傷地看完了牠。

啊啊，人面桃花，這真與我們的故事太相像了！



由於相同的身世，我不暇驚詫我們的多分的相類，却把我的至深的同情都付與了劇中的主角。在最後的悲慘的結局，輕易不流淚的靈姐，似乎也深深的感動了，頹然的靠到我的肩上，把手絹去搵拭止不住的尊貴的淚泉。

· 劇情是這樣的：幕開的時候現着花園的一角。桃花絢爛的開着，一對小兒女在這醉人的春光之中忘情地嬉游。光陰荏苒，那男孩子漸漸長成了，要到別處去營生。無猜的兩小，黯然地分離了。她祝着他的珍重。他淒然地說：“我此去成功了一定回來娶你！”

“你珍重吧！我一定等着你的！”

把行李裝上了跛足的馬車，他即刻跳上了車，把轡引在手裏，對她揚着手，送去了一個接吻的手勢，便揮起鞭子，策着馬走了。漸遠漸遠地，在鄉村的紆曲的路上，去了！去了！灰色的殘影在遠處的林

隙之間閃動。直至那殘影都一無遺留了，她尚木然的立在路旁悵望着他所由去的遠方。

五年之後的一個暮春，這幽僻的鄉間來了一個風塵滿面的不速的青年。他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地探視這鄉間的園庭。他走到了一個荒廢的花園，園門已爲荆棘所長滿了，但他審視了一下之後仍舊走進來。桃花一瓣瓣地從樹上飄零到地下。春天已經過去了！他週轉的審視一下，似乎感到疲倦了，坐下在一塊長滿了青苔的石上。人面桃花，所有的景物都似乎有蒼涼之感。這青年悄然地抱着頭自思，不時又抬起頭來向週轉的癡望。

桃花都已飄零了。小鳥兒們雖尚還在啾啾地飛上飛下，可是人兒到那里去了呢？“我一定等着你的！”嚶嚶的鶯聲尚清析地留在耳際，可是人呢，人兒到那里去了呢？

失望給與了這個久別而又初歸故鄉的青年，

這是他所得於故鄉的僅有的禮物和安慰。他背負了這個失望，重復蹙促地走上他飄泊的長途。

在城裏的一個貴族的跳舞會中，他發現了他從前的戀人的影子。一切的舉止，行動，容華，都的確是她呀！但態度迥然的變了：雍容，華貴，顯然是一個尊嚴的公爵夫人。他驚惶地退却了。隨後經了主人的介紹，他得與這位爵夫人談話。她的名字是某某公爵夫人。他無由而也不敢追問她是不是就是從前的她，他小心地卑躬地同她寒暄。顯然的，她已不是等待着他的人兒了！現在的她所給與他的只是從前的一個印象，一個幻影。這個幻影的發現，不但不能使他得到安慰，反而使他更為抑鬱，更為悵惘了。

他在外鄉的成功，本是為了期待着他的人。最終的目標也已失去了，所有的成功都成為徒然的努力，人生是永遠在荒漠之間行走。淒涼，寂寞，不

但這些，他感到人生的真實的意味了，這意味是：人生沒意義。

爲了這，他移轉了成功的目標，努力在自暴和自棄上。酗酒，酣歌，狂淫。終於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失去了他的可貴的自由。

在獄中度着卑濕的非人生活。神經衰弱到了極度。就在囚犯睡的牀上，他做了許多幻夢：他夢和她結婚了，很快活的度着蜜月，到世界各有名的地方去。他夢和她在月光之下，在威尼斯河上，駕着畫艇，在槳聲燈影中過着神仙的生活。最後他夢見她被火燒死了，他從夢中驚醒，以爲是真的，便竭力想破獄而出，想去救她的生命。但許多獄卒以爲他要越獄逃走，便把他強力的捉住。他筋疲力盡了，就倒斃在地下。清幽的月光照着這鐵欄干的獄舍，爲他寫着這一幅淒涼的景象。

當這時候，戲院中的樂隊奏着一陣急促的哀

怨的調子，使全院的觀衆的心理都緊張了。隨後調子又轉慢了，由高而低，嗚咽地，如斷了絃般的，使人體會出這一種不可忍受的淒涼的意味來。

這悲劇映過後，休息了五分鐘，接着又映演笑劇。所有的笑劇全是沒意味的！人生如果尚有幾分真實的意味，則笑這個字就沒有份兒。要享受幸福的人生，笑誠然是不可缺少的一種原素；但幸福，這永遠是孩子時代的夢想，所以笑在一般人的現實的生活中，就不易實現。所有的笑，不是沒意味，就是骨子裏隱藏着更深的悲哀。

在這時候，我無心再去觀賞那幕笑劇，我只默想着剛才所演的悲劇的意味。他爲了她的等待而努力，爲了她的負心而墮落，爲了想在夢中救她而犧牲了他自己：然而這些她都漠然無知——也許她知道了反要笑爲傻事！在心的表見上，這誠然不失爲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然而這未免太懦弱了，

太沒有男子的剛強性了。一個少壯有爲的男子爲一個柔媚的婦人所侮弄，演成了一幕悲劇，但這樣的悲劇是我所不取的。至少應當把白刃刺進了她的芳胸，這悲劇才有一點意義。否則我寧願崇拜 Don Juan 的主義！

我雖然不贊成這樣的悲劇，但於這劇中的主角我却寄與了萬分的同情，爲的與我們的事迹太相類了，雖然我們的後半節浪漫史尚不知如何了結。兩小無猜的朝夕與共，長大了便離別，數年的睽隔，她已屬於別個強者了。這不與我和靈姐相彷彿嗎？童年的時候，我們豈不也是常在一處玩耍？長大了我遠征他鄉，豈不也同劇中的情節互相吻合？待我倦遊歸來，聽母親說她已做了一個富室的姨太太了，這突兀的消息在當時的確也曾使我感到一層空虛的悲哀過來。爲了或然的機緣，我們又得如藕絲般的發生了關係。但此後的結局又將如何呢？

想到這，我不禁有些寒心了。

我緊握住靈姐的手，低低地說：“我有些怕。”

“怕什麼？”她似乎覺到我的問話有些奇特，又似乎覺到我確實處在可怕的境域中，把身子靠近了一些，問我。沈倒了頭，她頭上的一股芬芳的氣息，直撲入我的鼻管。

“我怕我們的結局也要成爲一幕悲劇呢！”我不禁喟然地說。

這時我們的兩條腿互相交鈎住，一股熱的熱的力從她光滑的穿着長絲襪的腿上，傳到我的身上，她的柔軟的無骨的手被握在我的手裏；雖然我預感到悲劇的結局的悽惶，但爲這熱力所鼓動，我心旌有一點搖搖了。

“結局，什麼叫結局我就不知道。在現在還未過去的時候，我就只知道有現在。如何能夠快樂地度過這現在，這才是我所常常想着的。有什麼可怕呢？

我的好人，你別儘在將來上頭打算吧！”沈思了一會，她悠然地說。但顯然的，這句話不是她一時的感興，好像她素來含蓄在心底似的；也許這就是她的人生觀吧？

我把她這句話細細的辨着其中的滋味。在現在這樣的世界，誰能夠作百年之計呢？別儘在將來上頭打算，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然而怎樣能夠快樂地度過現在呢？”這使我禁不住的問了。

“這便是我正要問你，而也是我所常常想到的。”她翛然笑了，說。

我惑然了。我不能回答這樣一個難題。怎樣能夠快樂地度過現在呢？我緊握着她的手，在暗黑的電影院中，溫柔，熱情，動蕩，然而我們尚沒有達到愛的最高潮。我要無忌憚地捧着她的頭接吻，吻她的髮，鼻，唇，頸，乳峯，纖腰，大腿，吻她的手，手指，足



趾，我要瘋狂地吻她。我要把她脫得一絲不掛地，在她身上所有寶貴，神秘的地方，我都要一一的吻牠，探求她的愛。我要強暴地把她摟住，撫摸她全身，用我的粗暴的身軀把她緊緊的壓住。我要——我喜歡看她全身的動顫，自肩臂，酥胸，大腿，甚至她的嬌聲，都如花枝般的震蕩。我願意有這樣一個快樂的現在。

然而這是可能的嗎？是的。也許是可能的，她已溫馴地假傍着我，要把她熱烈地擁抱在懷裏，瀟灑地睡在我的身邊，這定不是一件難事。基於這個自信，我便向她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我需要一個熱情的歡會。

“好孩子，不要心急。日子長着呢，慢慢的再商量吧。”似乎拒絕我，又似乎真的把我當成小孩子看待的哄騙我，她溫情地向我說。

“不行！我一定要！”在這當兒，我不能再鬆一

步，我潑賴地要她允我。我很明白，一失了這個機會，以後很難有開口的時候了。

遲疑了一會，她便點了一點頭。這表示她已允許了我的願望。我欣喜地重復緊握住她的手，把牠放在我的唇邊，在一陣麻醉蕩人的感覺之中，我陶然地吻牠，吻遍她每一個手指。

戲院中忽然大放光明起來，所有的電燈都射出強烈的白光。笑劇也終了了。全院的觀衆都紛紛的離開了座位，在嘈雜的脚步聲中，我們跟着人衆也退出了戲院。在分手的時候，我堅決的要她定了一個歡會的日子——這個日子是我夢想了好久的了。在不遠的將來我就能夠享有這個幸福的一晚，我帶着萬分的喜悅接受了她的約期；雖然今天離開那一天還有一個星期，也許是一個很長的期待罷，但能有這一個期待，我已經很心滿意足的了，我不能得瀟望蜀的再要求她把日子改短——而且她

也已表示這是一個不能再短少的約期了。

想着 就能有這樣一個 熱情的狂醉的歡會 到來，我帶着十二分的喜悅回到了家裏。整兩個鐘點把我的心思沈浸在狂歡的幻想中。這樣的一個紅的紅的櫻唇，這樣的一對高的高的乳峯，這樣的一雙白的白的大腿，這樣的一片嫩的嫩的肉……在幻想中我對她的身體描畫了不少的姿態，這些，雖然是空想的描畫，但也足使我自己陶醉了。

一種飄忽的思想，忽然又引起我對於那幕悲劇的同情和傷感來。這劇中的主角使我深深的感動了，使我不能自己地警惕着。從這個，我淒然的預感到我自己的悲劇的結束了。

焦急的慾念，悲劇的意味，幻影的驚擾，我不能有安定的心甜然入睡。從床上起來，在我的詩稿簿中，寫下了下邊這首詩：

“Forever!”

“Forever!”

多年前分別的情景，  
尚還印在心頭。

“過幾年我就回來娶你。”

“我也願耐着性兒等候。”

“Forever!”

“Forever!”

待他歸來的時候，  
家園的桃花早就零落，  
他幾年來渴望着的故鄉，  
早變成了Sahara的一片荒漠。

她呀——他那愛人呀，

有的說：不知她的去向；  
有的說：她已嫁給一個財主，  
她早已富貴安享。

那兒是曾共坐的花陰，  
那兒是曾同釣的河濱，  
“啊，故鄉呵！你所與我的，  
只是淚落如綆！”

一年後的一個沈醉的晚上，  
他在宴會裏瞥見了她的亭亭倩影，  
旁人的話確是不錯呀，  
她的腦海裏那還記着前情！

她呀，她已是個驕貴的命婦，  
他呢，他仍是潦倒地落託窮途，

他們倆的中間判着鴻溝，  
他不能插着翅膀飛渡。

啊！Forever的嬌聲——  
那留戀不舍的離情呀，  
猶然在他的眼邊浮動，  
更誰知是一場春夢！

“我也願耐着性兒等候，”  
她的嬌聲尙還刻在心頭，  
可是她已同三春的桃花一樣，  
早逐着東去的弱水長流。



## 六

離開幽會的日子一日近一日，我的一顆脆弱的心也一日不安靖一日起來。心中只是忖着幸福的，快樂的日子快要到了，這將是一個怎樣的幸福呀：當在秘密的旅邸中，在白熱的電燈光下，只剩着我同她兩個，那熱烈的擁抱接吻，那蕩情的撫摸……那……唉，這才可言說的幸福！這我出世以來從不曾享受過的愉悅！

本來是過去得異常快的時間，這幾天忽然變



得十分遲緩了，一秒，一分，一點鐘，都似乎在故意同我開玩笑似的，在長久長久的盼望中方肯過去。我懸想著未來的歡樂，我咒恨這緩慢的時間。

從那一天我們定約了以後，我天天晚上到她的家裏去——我不知道她的家裏具着一種什麼樣的魔力把我牽引了去。她待我的態度似乎冷淡了一些了，若即若離的，但仍含有一種親熱的情意。她這一種用意，我自然是諒解的。她的家裏是這樣的人多，當了衆人的面前，而且我們相愛，怎麼可以露出痕跡來呢？她冷待我，無非是想避嫌疑，她有這種苦衷，我當然不能怪她。所以我起初看了她這種冷淡對我的態度，有一點奇怪，以為不要她又起什麼變卦了？但轉念一想，便立即心中釋然了。

我也無須再去提醒她我們的密約。從她那個櫻桃般的口裏流出來的說話，她總不會自己再吞下肚去。每天見着她的動人的肉體，嬌媚的姿態，

恨不得立刻把她摟在懷裏。但沒有法子，只得靜靜守候那幸福的日子快些來臨。

時間過去得雖然慢得很，但一天一天地過去，終於跟我們的密約只相隔一天了。這可紀念的前夜我不能輕易的放過了它，這一天晚上，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悄悄地對靈姐說：“明天……”

“知道了。”她回答得很快，聲音也很高，似乎故意要叫人家聽見似的，說後把頭偏轉了，好像對於我的話覺到有些討厭。

我自然更不能把這個機會放鬆，接着重復問她：“在什麼地方？……”

她沈思了一忽說：“好，我們仍舊在卡爾登戲院叙首吧。”

“什麼時候？”

“當然是夜場的。”

當然是夜場的了；我問出了那樣愚笨的話，不

禁失笑起來。

得到了她的滿意的答復，我喜不自勝地走了。這一天晚上，我對於她的肉體描畫了種種的空想。一心只想着明天晚上的熱情的歡會。爲過分的衝動燃熾，反而不能安然入寐。

第二天晚上，我很早的就高坐在卡爾登戲院的樓座裏，等候着她。但直到戲演完了，觀衆一個一個都離座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最後離開戲院，不曾看見她的半個影子。所有戲院中的侍役，都睜着眼睛對我射着一種奇異的眼光。我驚慌，懊恨，慚愧地離了戲院。

——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已經跟母親說過今天晚上住在朋友家裏，不回去了；怎麼可以再回家去住呢？倘若母親問起這個，我將何以自解呢？

這個蕩婦的失約，顯然的使我感到空漠，彷徨，因而憤恨了。無以爲計，一個人茫然的在靜安寺路

上來回的走着。從空曠的跑馬場吹來的一陣陣夜風，頗感到涼爽的意味。已經是初夏的季節，路上三三兩兩漫步踱着的行人也頗不少。有些西裝革履的青年，臂彎裏挽着個年輕的裝飾秀麗的女郎，從容的走着，互相談話，不時從女的口裏流出一陣輕倩的笑聲。另外還有些待價而沽的女人，一樣的裝飾入時，一樣的脂粉滿臉，有的站立在暗黑的陬隅，向着行人招手兜搭，有的用了俏媚的眼波投射在行人的身上，如你稍稍向她注視一下時，她便問你：“阿到倪屋裏去坐一歇嚟？”另外還有些穿着短衣的工人模樣的行人，看見了女人，睜着餓犬似的眼睛眈眈地注視着，口中噓噓地吹氣作聲，有幾個口裏高聲的喝着采，說：“好標緻！”

我無聊地一個人沿着靠跑馬場這一面來回的走了幾遍。路上的行人漸漸地稀少了。這不能不使我計劃到今晚上到什麼地方去安宿的問題了。回

家裏去睡，原不成什麼問題，但有一點不願。去打一次野鷄吧，又似乎太危險，犯不着。罷罷！我還是一個人去投旅館寄宿吧！

計劃決定了。便糊糊塗塗，也不知走到什麼路口，看見牆壁上有一塊旅館的牌子，便走了進去，也不問這是什麼旅館。叫茶房開了一個房間，胡亂的就睡下了。

——她爲什麼今天晚上竟然失約呢？在卡爾登戲院，這是她自己約定的。她親口說的話，決不會輕易的忘掉吧？但是她竟然失約了！

——又受了她的一次侮辱，一次欺騙！唉！又受了她的一次侮辱，一次欺騙！對於這個蕩婦，我要想一個方法來處罰她，我要下一個決心，要重重的給她以一個應得的創痛！

——女子的心理是頂容易變動的。但我從不曾見過比她更容易變心的女子！她給我以兩次的

空口的答應，我從她的答應所得的喜悅，抵不上她一次所予我的失望與惱恨。她不恤以欺哄的手段來騙取我的熱情——也許這正是她認為非常可笑的愚駭的舉動。她把我完全當成了一個尚在哺乳的小孩子！對付小孩子的方法當然是用不到真誠的，所以她便屢次用了欺哄的方法來騙我！這個蕩婦，真非想一個懲創她的方法不可！

爲了她的失約，我真越想越恨了。對於這樣一個善於失信，善於欺哄人家的女人，我真懷着一種仇恨的心理了。我的心裏充滿了惱恨，羞慚和復仇的念頭。因了這，在床上展轉地左思右想，更其不能入睡了。

“怎麼樣可以報這個仇呢？”想來想去沒有一個得當的辦法。而這仇又是非報不可的。倘若任她這樣輕易的過去，那不但便宜了她，而且顯出我是一個懦弱的，容易爲人欺侮的人了！縱然我是這

樣的懦弱，我也不願受她屢次加於我的不堪忍受的侮辱！

——從此不去見她吧，雖然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若不加她以一個重創，我是不甘心的。最好是能夠當面的侮辱她一番。但怎麼樣子方可侮辱她呢？這就值得仔細的思量了。

最後決定了寫一封信去痛罵她一頓。於是我便從床上起來，喚醒了倦眼朦朧的茶房。叫他去取了一副紙筆來，開始濡着筆寫信。

當然了，在信裏我把她痛罵了一頓。我數說她屢次冷待我，侮辱我，欺騙我的罪狀。我數說她不會了解我，她對於真正的，純潔的愛是根本沒有認識清楚。我說我從今以後完全認識了她是一個怎樣不值得我去熱愛的婦人了。最後我嘲笑她的行為不愧為一個時髦的姨太太！

“而且，”我在信裏說：“我從今以後決不願再

讓一個虛偽的影子像你那樣的，在我的眼前停留一刻兒，我也不願有這樣一個影子浮上我的腦海來。”我明白的宣言，從今以後我不願再瞥見她一眼了。

第二天起來，叫茶房把信送去之後，我即刻便離開旅舍。這一整天便消磨在朋友的訪問和談笑之中，直到上燈時分方回到家裏。

母親見我回來了，除了問我昨晚上住在那裏之外，接着便告訴我說：“湘靈今天下半年來過的。”

這消息當然使我覺到很為奇怪。這樣一個薄情的蕩婦，她還要到我的家裏來幹什麼呢？但雖然我很吃驚，一面却裝做淡淡地回答：“是嗎？她沒有說什麼話嗎？”

“沒有。她問知你昨天晚上不會回家，坐了只一刻兒，匆匆便走了。”

我很喜歡我昨天晚上的不回家給她得知了。



我希望她對於我的留宿外邊有一個最壞最壞的猜想。也許我有了一個外遇，所以不回家來，所以這就是我在信裏說的不願見她的緣故吧？……倘若她是這樣猜想時，那我將感到怎樣的愉快呀！——雖然這愉快其實就是一種痛苦。

她今天突然的到我家來，不說什麼話，匆匆又走了。想來當然是爲了我的關係。也許她是失悔於昨晚上的失約，也許是收到了我那封信想來求我的諒解。且不管她是爲了什麼來找我，總之，她是已經曉得了我昨天沒有回家，她是已經接到我那封罵她的信了。對於這樣一個慣於失約的婦人，用這一種報復的手段去對付她，我想總不致於被稱爲太殘酷吧！反之，也許我是太和善太溫柔了，如果是這樣，我還當採取更強烈一點的報復方法，愈殘酷愈好。否則這平庸的報復太沒有意義了！

爲什麼世界上的女人都是一個樣子的沒有情

義呢？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個感動的故事——人面桃花來。她說：“你珍重吧，我等着你的！”但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她早就安做着什麼爵夫人了。他幾年來在外的飄流，在外的努力，全然失了牠的意義。這悲劇的意味與我們的事迹有什麼相差呢！一樣的她欺騙了我，一樣的我的幻想的希望成了個可笑的話柄！

但最後的結局將怎樣了結呢？在人面桃花中，他是那樣哀傷地完成了他的悲劇；在我，將複演這一幕悲劇呢，還是將另取別的途徑？無疑地，我將兇殘地去懲創她。這手段對於一個文弱的女子當然是不武的，而且是我們男子的羞辱；但對於一個慣於侮弄男子的女人，施用一種兇狠的懲罰，我覺到不但不是我們男子的羞辱，反之倒可以把我們男子具有這一種剛毅引為是光榮的事情！



## 七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三天過去了……一個星期都在憤恨的懷念中悶悶地過去。不曾得到任何一個消息關於湘靈的，也不曾想去加以探聽，雖然她的消息，在我是十分地切念着想知道一些。

悔與恨兩種念頭常在我的心中交戰着。我懊悔我是太忠實了，我不應當把她認做一個純真的戀愛的對象，倘若我向以耍玩的態度對之，我何至屢次受她的欺騙和冷落呢？我惱恨她太沒有心肝

了，她就是要玩視男子，也不應當對我——一個第一次涉歷情場的少年，又是她的表弟——加以侮弄呀！而且一再的爽約，把我激怒，我想，即使我當面罵她一聲“朝秦暮楚”的蕩婦，也不為太過吧！

因了她的爽約，因了我又受了她的一次欺騙，我恨她的火焰頓時高張了。我瘋狂般地想能夠有一個機會加她以大大的侮辱，有時候甚至想咬去她的一個鼻子，使她美麗的臉容完全毀壞了。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但我的胸中燃熾着忿恨的火焰，我不能禁止我的瘋狂的思想。

但懊恨的心思終究慢慢的平靜了下來。這並不是說我已消滅了恨她和自悔的思想，反之，也許這是恨她的程度更深一層了。我只是計劃着一個可以實行的足以創痛她的復仇的方法。一切憤激的瘋狂的思想，我統把牠們拋棄了。

一個可能的復仇的方法，而且這是非常容易

進行的：我決定了向杏嫂進行我的愛，只要我的愛進一步，我相信湘靈因此而受的創痛也深一層，待到我們的愛完全成功，便是她完全崩潰的日子。無論如何，只要我大胆的向杏嫂進行，她總有一點酸意的，這便是她們女子的弱點，我利用她的弱點，向她進攻，她怕不為我所屈服嗎！至少，我的仇是復了。

冥想着這樣一個成功，我不禁得意地微笑起來。全身的骨節都鬆懈了，心下也泰然地，好像已經復了仇一樣。

當天晚上，我吃過了晚飯，換了一身衣服，便又去到湘靈的家裏。雖然是下了決心的，可是在中途總免不了有些忐忑不安。“這樣的一個沒志氣沒出息的孩子，也配去愛她，也配她來愛你嗎！”我這一回不怕羞的跑到她的家裏，她不會這樣的笑我嗎？想到這個，不免有些胆怯；但轉念一想到預定的復

仇計劃，此去正是爲了要報復她的薄情，區區譏諍，儘可忍受，便終於鼓勇去了。

“你來得正好。我們正想到共舞台去看戲。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一同去吧。”湘靈看見了我，便裝着一臉的媚笑——這笑容多麼嬌媚動人呀！——向我說，一邊看着腕上的手表，照舊的殷勤，照舊的瀟灑，一點也沒有芥蒂，好像完全把她失約的事情忘記了一般。

湘靈，湘芸，杏嫂，都裝扮得娉娉婷婷，現着一團珠光寶氣。湘芸梳了兩條小辮，分垂兩肩，更覺得嬌憨動人。杏嫂仍舊那麼沈靜，現着一個正經的婦人的樣子。湘靈則俏皮地，輕倩地，不脫她風流浪漫的習氣。

我無可無不可地隨她們到了戲院裏，在她們預定的包廂中坐定了。抱了滿腔熱誠想來復仇的我，這時候反而沒了主意，頭腦昏沉沉地，不知怎麼

樣才好。復仇，如你能夠達到目的，固然是很好的，但在戲院子裏怎麼下手呢？向杏嫂進行，杏嫂是看來格外溫靜了，而且在大庭廣衆之間，也不見得可以魯莽從事。依舊向她們調笑吧？又失却此來的本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呆呆地瞅着戲台發獸。

“怎麼幾天不見，你便變成這個木頭木腦的樣子了？”杏嫂見我呆然地，便問我；“你在想些甚麼呀？”

“他所想的，恐怕不見得是好的念頭吧！”湘靈看了我一眼，嫣然地說。

我祇向杏嫂笑了一笑，同時又對湘靈瞪了一眼。沒有話可回答，也回答不出來。

戲台上搬演着一些骨董的鬼戲，有的臉上塗滿了斑駁的顏色，有的裝着貓叫的聲音在唱一些聽不懂的不諧和的調子。戲台的一角坐了一些衣冠不整齊的音樂師，在奏着一種騷動的，譁鬧的，混



亂的，令人討厭的音樂。看客們都在隨便的談論着，批評着，有的還嗑着瓜子。全個戲院子都在動亂，空氣在嘈雜的聲浪中跳動。如果戲劇是一種藝術的表見，則對於這樣的一個戲院和戲劇，我一點也感受不到有什麼藝術的趣味。

芸兒她翹着我講述每齣戲劇的情節。有些傳說我曾經聽到過的，我便講給她聽；有些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便看了戲台上的表演，胡扯的編造幾句。一樣的她聽得非常入神，而且常常的詢問我那故事的結果，說：“後來怎樣呢？”

程豔秋的紅鸞禧上場了。因為這是今天晚上的最好的戲，觀眾們都肅靜了，每個人的視線都緊緊地射在戲台上。劇中女主角的一舉一動，一白一唱，都惹起了一般捧角的觀客們大聲喝采，畢竟是大名的程豔秋，唱到婉轉的地方，我也覺得也還有幾句動聽。

“癡心女子薄情郎，這句話真是不錯的！”杏嫂看了那正在演着的戲，似乎別有感觸，喟然地說。

“不見得吧！”我想了一想，說：“現在的時勢可就不同了。男人未必全是薄情的，但女子倒是負心的多呢。”說時我對湘靈瞟了一眼，我見她在把小鏡照着臉，用粉紙在擦粉。

“你們男子總是愛爲男子辯護的。照我看來，你們男子沒有一個不是沒良心的。我們女子的氣量小則有之，若說個個人都是負心的，我無論如何要加以否認。即使有一二個例外，她們也是出於不得已，爲環境所迫，不能不改變她們的意志，但她們仍舊是隱着一種深刻的痛苦的。”杏嫂熱烈地爲她們女子辯護。

“照你所說，女子的變節，完全是出於不得已的。由此推論，你怎麼知道男子的薄情不是出於不得已呢？你怎麼知道即使一個男子變了心便會不

感到痛苦呢？”我有力地反駁她。

“你可以無庸強詞奪理。你們男子那一個不是爲了肉慾！還有什麼不得已！還有什麼痛苦！不變心，或者不能變心，那才是你們的痛苦呢！”

“你們女子又是爲了什麼變心的呢？爲了金錢？是不是？所以你們痛苦了？……”對於杏嫂的駁詞，我大大的加以譏諷。

“你這些話是甚麼意思？……”

湘靈聽杏嫂說到這裏，便立即截斷她的話說：“你同他多纏什麼！他的話像是有理由的嗎！我們看戲吧。別去理他！”

這句話可真把我氣得幾乎連肚子都炸破了。別理我！好，你們就別理我吧！反正我們已傷了感情，要這樣子我才可以下得起辣手向你復仇呢！你淫蕩的婦人！你爲金錢出賣你靈魂的婦人！我暴怒地想着：

戲散場了。我們走出了戲院，杏嫂說要回家去，我便趁這個機會，說：“我來送你回去吧。太夜深了，女人家單身走路，是不很方便的。”

“謝謝你！”杏嫂應允了，表示了她的謝意。

湘靈對我深沈的注視了一下，現着一付沈着的臉容，問我：“你明天到我的家裏來不來？”

“你問我做什麼？”我粗暴地回答。我真有點憎恨她了，我想給她以一種難堪的答語。

“嗚！問也問不得你了！叫你來自然有話對你講。”湘靈似乎覺得氣惱了，但仍舊說得很柔軟地。

“有什麼話講呢！別來理我吧！我的話像是有理由的嗎！哈哈！”我裝着一種殘忍的笑，譏諷地說。即刻我柔聲的對杏嫂說：“我們去吧。”

杏嫂同她們道了聲“明天會，”我便頭也不回地輕輕陪着杏嫂走了。隱隱的似乎聽到湘靈的氣惱的嘆息聲，同時我又似乎看見靈姐的媚人的兩

顆眼睛，無聲地掉下了幾粒憤惱的眼淚來。路旁的街燈，在靜默中耀着觸目的光亮，一盞一盞地排列着，似乎慶祝我的勝利。

我幻想着：我已復了仇了，我已獲到最後的勝利了！

## 八

一個意外的成功，我把杏嫂摟抱在懷裏，柔情地，嬌婉地。我輕輕的撫她的頭髮，吻她的額角，鼻尖，櫻唇，她的一對星眸，漾着一股醉蕩的意味，使我的全身心都震顫了。我不能自持地把她摟抱得更緊了，同時把我的臉頰緊緊的偎着她的，甜蜜地度着幸福的一刻。

“你真的不到靈姐家裏去嗎？”在一個長時間的甜蜜的擁抱之後，她仰着頭問我，她的一對可愛

的羞怯的眼睛向我注視着。

“真的不高興去了。”

“爲什麼呢?”

“爲了我恨她。”

“不見得吧? 恐怕恰正相反, 因爲你是愛她的緣故吧?” 聰明的杏嫂笑着這樣說, 一語射中了我的心底。

“我愛她? 有你這樣美貌的人來愛我, 我爲什麼還要去愛她呢?” 實在無辭可答, 靜默了一會之後, 我只得這樣說。

杏嫂笑了。“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 你別在我的面前說鬼話吧!” 她說; “我且問你: 你爲了恨她, 所以才愛我的呢? 還是愛我, 便是想愛她? 你說! 你且說!”

我頹然了, 只強詞的說: “我愛你, 就是爲了我愛你。與她有甚麼相干呢? 我們自管相愛, 請別把

她牽涉在一處吧！”

“你別躲懶吧。事實是這樣的，何用諱言。你愛她就是了，我是決不妬忌的。我知道你愛她的心要比愛我的深得多，你愛她的時間也比愛我的長久得多。我是決不妬忌的，尤其是你對於靈姐的愛。而且我可以告訴你：她也是深深的愛着你呢。”

這消息使我震驚了。這是真的嗎，她也在愛我？我不禁連忙問她：“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呢？你說是她也在深深的愛我。你又從何得知呢？”

“這就叫做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了。”杏嫂輕快地笑着說：“一個爲戀愛所驅使着的人，她的一舉一動，都是顯而易見的足以證明他心神恍惚的戀愛的徵象來，雖然他想竭力遏止自己，鎮靜自己，也是沒用的。”

“也許她愛的是別一個人呢？像我之愛你一樣。”懷了好久的疑問，我把來問杏嫂：“你怎麼知道



她是在愛着我呢？”

“你以為我是一個不解事的人嗎？你錯了！什麼事都在我的眼裏，什麼事都在我的心裏。我會不知道嗎！”

“那麼，為甚麼……”我想接着問她湘靈何以爽約的事情，也許她可以給我一個有力的解釋，但轉念一想不妥，便把下面的話縮住了。

“為甚麼？你說呀！吞吞吐吐地！”杏嫂把眼睛柔媚地注視着我。

“為甚麼……”我想了一想，便掉換了語意說：“為甚麼你還肯愛我呢，當你知道了我是愛她而她也愛着我的時候？”

“……”杏嫂羞頰地把注視我的媚眼避了開去，沈倒了頭，不答。

“為甚麼？你說呀！吞吞吐吐地！”我俏皮地學着她的口吻，說；一手把她的纖腰抱住了，捺她坐在我

的膝上。

“爲了……是不是？”我用手指抬起她的頭來，她仍把頭偏了開去，粉嫩的臉頰，暈上了兩朵紅霞，愈顯得嬌媚了。

“爲了什麼？”她低聲地問我。

“爲了……”我把嘴唇湊到了她的耳邊，輕輕地說：“爲了你也愛我，是不是？”

她嚶然的笑了，把身子一扭，即刻撲倒在我的懷裏。我感覺到全身的骨節都溶解了，熱情的火焰在我的心底燃熾着，兩頰爲情慾所蒸，成了緋紅色，我蕩然地把她緊緊的抱着，吻了又吻，吻了又吻，房間中的一切在我們週圍都模糊了開去，電燈失了牠的光芒，我這時所見的，是她兩顆蕩漾着春意的明眸，一個溫柔的馨香的肉體，失去了我自己，剩下的是一個她的忠實的僕人。

.....

兩點鐘後，杏嫂蓬着頭髮，趿着拖鞋，走到梳妝檯旁去梳洗。我懶然的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

“我說，你還是到她家裏去的好，等一會兒就去更好，”杏嫂在對着鏡子梳理她的頭髮，一面重又崑議到湘靈的家裏去。

我無可無不可的點了點頭。其實我這時只感到疲倦，我懶於行動，同時我也懶於說話。

“我們一同去呢？還是我先去，你等一會兒再去？我看我們不要一同去吧，那太容易惹起她們的疑心了。”

“讓她們猜疑去好了，有什麼要緊呢！要去，我們二人須一塊兒去！”我堅決地說。

“又來了，你又這麼固執了。她們的猜疑固然不足輕重，不過對於我確有爲難的地方。我看我們還是分道去的好，省得被她們指摘。”

“也好。一切都聽你的吩咐。反正我是已把整

個的身體和靈魂全都交給了你的，別說區區這一點子意志了。你就先到靈姐那裏去吧，我隨後就來。”我依舊懶然地靠在沙發上說，好像真個把我的全副精神都已交給了她似的。

“你別說的這麼太甜蜜了。你們男人家就慣會哄騙我們女人。留心到了靈姐那裏，只消她的三句話，就把人家——我撇在腦後，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如果你真能聽我的話，倒大可不用說什麼把身體和靈魂全都交給我的話，只消你和靈姐……的時候想起尚有我這麼一個人曾經為你眷愛，那就得了。”杏嫂這幾句話雖然竭力想說得俏皮，但總掩不住她的淒然的意味。

這樣的一個深情的婦人的柔語，立刻使我如受到創傷一般地感動了。我立起來，一手把她摟住，她頹然的倒在我的懷裏，我沒有提防，腳跟沒有站穩，兩人都倒在沙發上。我即刻用了一種柔情密意，

小心小意地撫慰着她，在她剛搽上般紅的胭脂的櫻唇上我輕輕地慢慢地俯上了我的嘴唇。不自覺地我輕輕地有節奏地拍着她的豐肥的肩背。於是我說，顫動地：“我的親愛的！我永遠忘不了你的熱情，而且我將永遠用了同樣的熱情來報答你。你是當我在憤怒，瘋狂，寂寞，孤獨的時候唯一的安慰我的人，不，你是一個天使。我的親愛的，我永遠不會忘了你的，我永遠不會忘了你的。我的好人。你把你的無謂的猜想拋棄了吧！……”

杏嫂嚶然地嬌聳着她的香肩，把她的頭鑽在我的懷裏。我顫動地，熱情地把她緊緊的摟住。在無言的溫柔中，我似乎聽到了她的一顆芳心的跳突的聲响。

## 九

三天後的一個晚上——這晚上在我的顛簸的生命史上將輝耀着怎樣的一種光彩呀！明月，星星，失了牠們的皎潔的光芒。在我的眼前，這世界是閃耀着她——靈姐的一對嬌媚的但又莊嚴的具有無上權威的眼睛，牠們的閃爍的光，使這世界失了一切的意義。爲了牠們，我曾經瘋狂般的憤怒過，也曾瘋狂般的愛好過。我在牠們的權威之下貪度着生活，這生活是用了愛慾，貪戀，憤怒，悔恨，氣惱，復仇

等等心理，再加上多量的酸意所織成的。有時勇敢地前進；有時又受不了牠們的擺佈，卑怯地退縮了。但只消一經牠們——她那對明媚的眼睛的含笑地一瞥，我便會重復鼓起我的勇氣來。在三天以前，我尚把牠們恨入刺骨的，到了這一個晚上，我又不自禁地重復投降，屈服在她的媚眼之前了。

我失敗了，悄然地像一個溫馴的孩子般地坐在靈姐的面前，受她的撫慰。但這也許可以說是我的成功吧，因為我在這時得無顧忌地把她摟着吻着撫摸着，她不抗拒，而且蕩人地傾倒在我的身上。熱情的火焰在我的心中熾燒着，熾燒着，我把我的臉龐貼着她的，同時我感到她的粉嫩的面頰如火一般的紅，如火一般的熱。一個風騷的俏皮的女子，這時候變了一匹熱情的溫馴的綿羊。我把她摟抱着，緊緊地，緊緊地。

我失敗了！我也成功了！

熱情的瞬間在相互的快樂的高潮中過去了。這兩個精神疲倦了的身體，都如喝醉酒了似的，頹然的靠在床上。

在一個長時間的沈默——休息之後，靈姐，一個她使我屈服我也使她屈服的豔冶的肉體，展了展她的倦意的溫柔的媚眼，帶着一種“瞭然於懷”的笑容，問我：“你心中尚在恨我，是不是？”

“不。我還會恨你嗎，像今兒晚上這樣的恩愛？”我頓了一頓，惹然地說。

“然而你的心裏總是恨我的，至少你曾經恨過我。”她說着，笑了，用她的探疑的眼光向我瞟了一忽。

我默然。

“而且……”她似乎想了一想，接着換了語氣說：“但也怪不得你。你恨我，這是對的。”如自語般地，她墮入了一種憂鬱的自責的狀態。



“我的好姐姐，你別怪我吧！你既然知道了我會恨過你，你就該知道這時候我已不恨你，非但不恨你，而且想跟你懺悔了。你別怪我吧！說良心話，我是曾經瘋一般的恨過你的，但你至少應當知道你爲什麼惹我恨的緣故，這便是我敢於請你原諒的緣故。”我全然屈服了。她那種沈着的憂鬱自責的態度，使我的心裏起着一種莫大的壓迫，覺到難過異常。

“我問你：你有一天晚上不回家，住在什麼地方？”

“別提那些事情吧！這都是我的愚蠢的舉動。”

“我問你：你那一封信是什麼意思？”

“別提那些事情吧！我的好姐姐！”

“我問你：你跟杏嫂——說着她笑了一笑——……了幾次？”

“好姐姐，你別把這些話來苦我吧！”我哀求似

地說。

“但你曾經有許多話，許多行動苦了我……”說到這裏她似乎想起了什麼悲苦的事情，忽然淒咽地哭了。

我慌了手脚，忙從床上起來，赤着腳走到洗臉盆那裏擰手巾給她拭眼淚，撫慰她，勸告她，央求她，而且發誓的說：“我今後永不再使你氣苦了。以前如果有什麼話或什麼事情傷了你的心，請你看在今兒晚上的情份，把我寬恕了吧！”

她把我的腿擰了一把。“你，油嘴油滑的！你要曉得叫人家寬恕，你早就應當體諒人家，不叫人家受氣苦了。”

“好了，我的親親姐姐！你把我使你受的苦痛忘了。你把我給你受的快樂記着吧！”除了這樣嘻皮笑臉，我沒有方法使她淒咽的哭變成媚媚的笑。

“你老是這一套把戲！看見人家哭了還這麼開

心，說着笑話！你們男人家總是一例的沒良心！”

“依你怎麼樣？難道叫我陪你一塊兒哭嗎？你自己勸過我的，一個男人家不應當在一個女子的面前哭！”

“不是這麼說，你來——我即刻又躺在她的身邊，把我的一支右手橫在她的頸下，把她緊緊的勾住——我要你從實回答我剛才問你的三句話。”問題又回復到前邊，她又變成了那副俏皮的狡猾的樣子。

“好姐姐，我已經求你：別提那些關於我的愚蠢的舉動吧！”

“那麼，你就應當給我一個回答。”

“什麼回答？”

“關於那三句話，你以後……”說時她圓瞪了她的眼睛對我注視着。

“好！我宣誓：我以後一人不再在外邊留宿了。

……其實這於你沒有關係。”我說。

“說的多聰明呀！你一人不再，有了二人就可以再了，是不是？哼哼！你也不用管這於我有沒有關係，我也不愛聽你這些鬼話！”靈姐似乎真有些氣惱了。

“我宣誓：我今後不再寫那種無謂的信給你。”

“對呀！有謂的信就可以寫了，是不是？在那有謂的信裏是：我是一個淫蕩的婦人！……我不愛聽你這些鬼話！”

“我宣誓：我以後不再跟杏嫂……”

“怎麼了？說下去呀！”她催我。

“下邊可以不用說了。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這一句你總可以滿意的了？”

“說的倒好聽！”靈姐哼了一聲，說；“說的人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倒像人家說的什麼似的。你自管同杏嫂去要好好了，我也不來管你們這些閒

眼！”

“那末叫我怎樣呢？我的太太！我的好姐姐，您可憐您的弟弟，別在我的話上邊挑逗眼兒吧！你愛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那怕你叫我做你的奴隸，我也甘心情願。如果一朝有不的話，天……”

她即刻用了她的手掌把我的嘴悶住，說：“好了！說着，說着，就說出這些沒親頭的孩子話來。”

.....

經過了一度溫慰之後，熱情的火焰重又在彼此的心底燃燒起來。在蕩人的肉體的擁抱中，在快樂的喘吁中，靈姐，一個使我愛好，悔恨，憤怒，失望，悲傷的，豔冶的肉體，被我緊緊地壓住着，從她的媚眼裏漾着頹蕩的春意，從她的櫻唇裏，吐出了這樣的嚶吟：“好弟弟，我的親親，你，你看我這樣的，這樣的可憐，你別再把氣苦我受吧！”

這句強烈的感情的話，使我整個神經受到重

力的壓迫而震蕩了。

“你，我的好弟弟！你，你不要，你不要忘了我！你看你，你的姊姊，是，是這樣的情景！”她嬌喘吁吁地嚶吟着。

“我，我永遠不會忘了你的，只要你不。……啊！我的姊姊，我的親親，我真快樂死了！”

“我也。”

在一剎那間，我似乎看見杏嫂瞪着一對烏圓的柔媚的眼睛，在對我笑着，而且點點頭，好像在問我：“你沒有把我忘掉吧？”

跋

## 跋

松泉，我的老友：

這一卷文字，是我去年一個盛夏的生活的實錄。你如不以爲牠的內容太單調，太蕪淺，那就給刊登在你編的那個報紙上吧。一年以來，不曾提起筆寫過一個字。這還是去年留下的鴻爪。除了這，我就不能另外再給你寄稿子了。

你不是般般地垂問我近來的生活狀況嗎？我想：我可以無須告訴你了。因爲在這一卷文字中，不



但我的生活狀況，就連我的性情變化，也都剖析得十分詳細了。倘若你過細的瀏覽一遍，你是定會了然的。這一卷文字所記的，雖然還是去年的舊夢，但今年不還是一樣嗎？當你沈浸在媚眼與嬌笑之中，儘管你的對象與方法有所不同，但你的狀態却是不變的。

我的親愛的朋友：你看了這一卷文字之後，我知道你首先想問我：爲什麼輕率地脫離了軍隊？這決不是僅僅爲了靈的媚眼的緣故吧？——你定將這樣的疑問，是的，關於這一層，我是說的太簡略了。——實在的話，全篇文字都太簡略，太幼稚，我一點也不想自諱。——但我寫這篇自記的時候，目的只想把我的劇變的心情寫出，並不注重在革命不革命，這是我寫得太簡略的一個原因。至於我爲什麼輕率地脫離了軍隊？爲了什麼，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反正這革命是沒有意義的。每一次的革命，

都是狡兇者得勢，良善者遭殃，以殺還殺，以暴易暴。我認爲我們的人類是沒了希望的，這決不是社會的制度的問題，而其實是人類的根性的問題。固然，社會的制度促成了人類的自私心，嫉妬心，因此而兇狠，殘酷，釀成許多歷史上的慘劇。社會主義者主張將社會制度改變，以促進人類的大同世界。如果能辦到，當然是好的了。但照我的直觀看來，人類的劣性若不剷滅盡淨，社會的制度是永遠不能改變的，那怕你用了怎樣的革命的方式，人類的大同世界也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而且，民衆和軍隊往往是愚昧無知的，他們只能供人利用，他們永遠不會了解革命是什麼意義，最多祇曉得爲了他們自己個人的利益。他們固然能供革命者的利用，但一樣的也能供反革命者的利用。他們只曉得爲了他們自己個人的利益，但他們自己個人的利益，不一定就是別人的利益，有時甚至恰恰相反的，所以在同

一革命者指導之下的民衆和軍隊，實際上常有發生衝突的可能，因此，每一次的革命，不論今古中外，都是爲少數先知先覺者或是野心家操縱着的。民衆和軍隊不能真正的覺醒，革命永遠祇成了少數人的革命，空想的大同世界，大同社會，是無從實現的。

這樣說時，也許有人要目我爲悲觀論者或時代的落伍者了。好吧，無論是悲觀論者，或是時代的落伍者，倘若有人這樣地稱呼我，我都將至誠地把牠們接受下來，我並不想——真的，我一點也不想自己諱飾。我可以絕對的承認我是一個悲觀論者，或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祇要悲觀論者或時代的落伍者的解釋恰與我的生活，思想相一致便可，

至於這一卷文字，是第幾階級的文字，這個恕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在這裏我只想把我的生活，性情寫出就算了事——在寫的當時，多分還是乘了

一個目的，這目的是只想宣洩我鬱在胸中的苦悶。在這一點上，我自以為是達到了我的目的的。但描寫的成功與否，那自然是另外一件事。

在近來文壇上流行的革命文學的潮流之中，我這樣的文字發表出去，一定要引起反感來的，我想。我的好友，如果這一層有使你困難的時候，你可以無用遲疑地把我這卷文字拋棄了吧。這雖然是我的生活的實錄，但僅僅是實錄而已，當然夠不上文藝二字，更不用說是革命文學了。但也正因為是我的生活的實錄的緣故，我，一個在脂粉隊裏鬼混的無聊的青年，成天顛倒在女人的噴笑之中，老實說我只能寫出這樣的文字來，我並不會想到革命也並不會想到困苦的下層民衆。雖然對於他們我有的是同情，但要叫我住在洋房中，樓着女人，喝着咖啡，而一壁却在寫什麼革命文學，那怕有人會罵我是時代的落伍者，我也不會幹出這樣矛盾的

事情來。

我的話似乎說得太遠了。真是萬分的對不住。在這封信裏，我本想說說我寫這一卷文字時的意思的，不料話一扯就扯遠了。如今且回轉來趕緊結束了吧。我知道你的事情很忙碌，我不想多耗費你的寶貴的時間。

簡單地說：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只想寫一個熱情的青年和一個傲岸而又狡猾的婦人。不幸的是，我的計劃全然失敗了。熱情的青年雖然不會走動樣子，但靈姐，對於她我的確不曾寫出了十分之一的真狀。這固然是由於我的筆尖太笨，但我的觀察不能仔細，也是一件過誤，所幸我當時忽喜忽怒的心理，已略為煊染出了一些，我想讀者也還不至於感到過分的寂寞和失望。本了這一點自信，所以我敢於把這稿子寄給你發表。

關於這篇文章的結束，我也想說一說。這樣的

結束，或許有人會說我太潦草。但我自信是恰到好處的。我把全書的頂點當作最後的結束，多少也能令讀者受一點感動。而且事實上也是如此：在頂點以後，我們的熱度保持了一個平衡，但不久便逐漸的退了，漸至於無。這雖然一樣的可以做出好文章來，倘若在一個小說家的手裏，但不幸的我不是一個小說家，而且這以下盡是我的傷心史，我一點也沒有再把牠們寫出的勇敢了。因此我便把頂點當了結束，我想這樣或許比較有力量一些。

講到結構和體例，我這一卷文字並不能算是小說，自然談不到什麼結構和體例了。我已說過，這是我的生活的實錄，我的本意也並不想把牠寫成一部小說，雖然寫到後來，體例倒有一些相像了，但結構我是始終沒有注意到。倘若這一篇文字能夠發表的時候，我希望不用“小說”字樣，因為這樣是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的。但讀者的批評無論用了

怎樣的方式，我都一例地歡迎，只要不是含有別的用意。

我的親愛的朋友，你幾時到北京去呢？我或者沒工夫來替你餞行，爲了什麼事我這樣的忙碌，你是知道的，我也不用細說了。

祝你旅安！                      你的好友，瑞。六月八日。

附告：這書中的主人翁靈姐，已經同她的丈夫離婚，而且再嫁了。但她這回嫁的，不是我，而是一個富翁。杏嫂我近來不大會見。我的目標也移易了，進行很順利。你也許要認爲這是悲劇吧？朋友，你是錯了！人生原只是喜劇的綜合呀！悲劇是詩人們胡謔出來的。我現在不信世間有什麼悲劇了。——我的態度又變了，是不是？

瑞又友。

**End**



(再版)

# 少女與婦人

本裝實價六角  
精裝實價八角

沈 松 泉 作

小品文廿九篇。肉的誘惑，與靈的懷想，愛與恨，熱烈與冷靜，歡樂與悲哀，頹廢與勇敢，詛咒現代但又贊美現代，眷戀過去而又將過去遺忘，……充滿了現代青年的矛盾心理。優美的詞句與坦白的思想，將使讀者體會到素靜的詩的境界與狂熱的肉的擁抱。作者抱一種虔誠的心願把此書謹獻於青春尚未過去的男女讀者。如其你們的青春火焰尚未熄滅時，親愛的讀者們，願你們接受作者這一個小小的禮物吧。

(再版)

# 死 灰

實價三角五分

沈 松 泉 作

“詩的醉人的青春已如風一般的過去了，從此園春的少女將不再加我以青睞！”作者在這樣的苦悶之中，他輕盈的寫下了他甜蜜的癡狂的往事。這將使讀者如在枯寂的深秋渴望着醉人的春光來臨。

內含短篇小說八篇：(1) 三年之隔(2) 割絕(3) 非蝶與蓮心 (4) 簫聲裏 (5) 枯葉日記 (6) 死灰 (7) 落英(8) 殞蠶。



一九二八年九月付印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1—2000册

本書實售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Ramgates*

"now it can BE TO